



孽世代之聲

白色恐怖

五零年代左翼青年影像史

電影白化症

- 從《好男好女》《超級大國民》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看白色恐怖影像書寫

歡喜悲情，鄉愁戰爭……所以現在淪陷
- 這樣的好男好女

自歷史闡微處發音

- 與陳儒修談影像的歷史詮釋

由暗啞而喧嘩

- 訪江文瑜談女性歷史的建構

在歌聲中再現歷史：

- 民族革命的弔詭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POTS

第二十七期

台灣立報周日版 1996 March 8 訂價 NT50 元

反反毒 藥物護照

拉丁美洲的掃毒與陽謀

護照一：古柯鹼

藥物界的香檳

護照二：安非他命

二次大戰的鼓手

護照三：ECSTASY

九十年代之藥

- 及其他具迷幻性質之安非他命

NOISE

觀念與聲響的交流

Sacramento 噪音紀實

書品

測不準的科學禪師

評《海森堡的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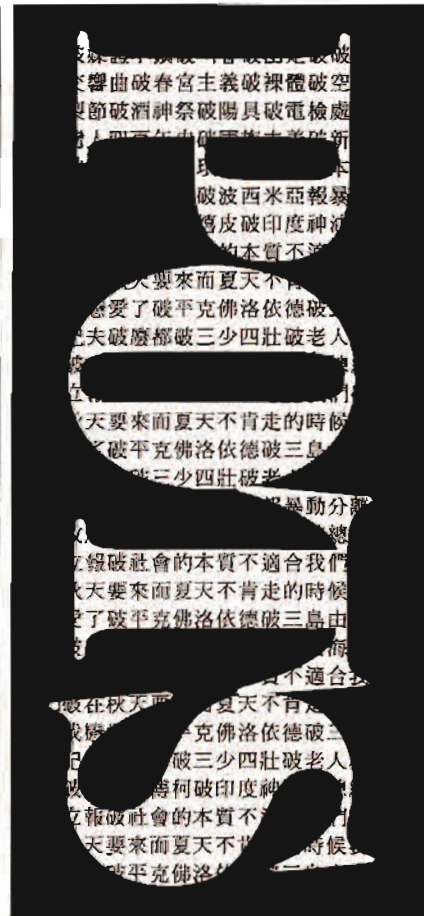
同屋三分親

同志家庭的可能性





第二十七期 白色的 恐怖的 毒品就是政治的



破 POTS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1995年九月三日創刊

社長/發行人：成露茜

總編輯：黃孫權

採訪主任：蔣慧仙

美術主編：王以蓀、林曉真

電腦特效處理：施朝祥

文字記者：張育章、萬蓓琳、王錦華、賴淑雅、李安妮

攝影記者：丘德真

編譯：殷寶寧

特約撰述：郭達年、舒詩偉、粘利文、洪凌、邱莉燕、紀大偉、Anes、Fujui、劉行一、陳雪

業務部副總：陳星吟

廣告：秦祖誠

分類廣告：邱宜瑾

發行：王松齡

台灣立報週日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版台報字第00八五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277二號

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每週八張五十元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電話：(02) 2367116

傳真：(02) 2367674

訂報、廣告專線：(02) 23662211

E-mail: r1510022@cc.ntu.edu.tw

劃帳帳號：12283295 戶名：台灣立報

國內零售定價：50元

長期訂閱：一年(51期) 1785元，半年(25期) 875元

空運訂戶：美加歐洲半年 2200元，一年 4488元

亞洲半年 1825元，一年 3723元

港澳半年 1550元，一年 3162元

海運：港澳半年 1125元，一年 2295元

國外各地半年 1400元，一年 2856元

轉暖之際，春浪的引誘就近了。而我們決定作個沉重的專題，悼念剛逝去的寒冬。因為此暖日之際的四十幾年前，亞美利堅共和國的軍艦開過台灣海峽，帝國的砲火變成依賴國恐怖統治的靠山，時局埋葬了同樣青春的孩子們在為理想、或者生活賣力的歲月。

「二二八」之日剛過，主流的媒體全副心關注未來政權的代言人選舉，新的老的遊戲劇碼搬演繁複，在冠冕堂皇的宣傳造勢活動的不斷致詞中，悲歌繼續吟唱。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年輕學派的老傢伙們說。而

五零年代左翼青年的歷史，捲在現今政治意識的風暴中，活脫是一齣齣政治美學化的範本，透過歷史之口，告訴年輕一代歷史的真實為何？前一代的苦難為何？然後戴上人道或者政治受難的光環，各取今日現實之需。POTS 這次的專題，以三部電影的美學敘事為主，輔以重要的觀點訪談，是現世代的反省，也是拒絕被簡單召喚，歷史的故事若不能點亮處理今日危機的燈火，那麼歷史寫作終歸是一種權謀，是接近法西斯的某種國族和權力的噪音。

反反毒部份我們依然陸續進行，某些劇烈的反感回應

已開始進行，POTS 將會比預期篇幅的增加一期的製作，希望能夠將「藥物」的故事說清楚，以便回應讀者們的猛烈砲火（如果有的話）。本期因為稿擠，部份專欄停刊一次，希望讀者見諒。



編輯室手記



來函照登

關於三溫暖與酷兒

即使在同志圈裏，說到三溫暖，馬上在「不衛生」、「髒」這些想法裏打轉的，可能不在少數，但是「酷兒」也不只一次的這麼說時，我就感到困惑，甚至有點不舒服了。

讀「破」週報 26 期的紀大偉「豚小屋」專欄，有兩處頗不以為然，一在紀的舉例「混酒吧的上班族，憑什麼比在廁所偷看別人小便的老先生高貴？」，舉例當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這裏的例子與紀的身分，卻使我在看到這兩行字時，「立即」感到不快，如果紀是上班族或者老先生，我想我不會有如此的反應，但此時紀的身分卻是「年輕學生」，這兩年的同志議題、同志運動，明顯地以「年輕人」「學生」為主體，結果紀卻以沒什麼發言空間的上班族、老先生來對比，而捨棄占優勢的年輕學生，我認為這是避重就輕，擔心遭致公憤（他的年輕同儕）的作法。

第二，紀在談三溫暖時，所下的斷語，在我看來，是跟酷兒論述相互矛盾的，他說「三溫暖的確不衛生、不安全。」

容易傳染疾病，不能談感情」，用「的確」兩個字把三溫暖說斷說死，這跟說「肛交的確不衛生、不安全，容易傳染疾病」有什麼差別？如果可以談「肛交爽不爽」，為什麼不以「情慾流動」、「就地解放」來正面看待三溫暖？

酷兒在「島嶼邊緣」第十期，談及三溫暖時（P. 57），已經以括弧加註但書（但衛生環境泰半不佳），此次再度如此述說，莫非酷兒談玩屎玩尿，在汁液橫流的場域慾愛交歡等，只是在玩文字遊戲，遇到真正汁液橫流的場所，就戒慎恐懼？

到三溫暖並不同於讓病毒或傳染源進入你身體，除非你對某些「物」，有「髒」這個概念的偏見（所以覺得不衛生）；踩到尿，你可以洗一洗，下次繞過去；被褥濕濕的，可以站著玩；看到綑成一團的衛生紙，就把它丟遠一點；至於肛交，難到在私有空間就一定戴保險套，在三溫暖就一定不戴保險套？感情呢？愉悅一番後，快樂一日遊，算不算感情？

謹此就教紀大偉。

台北 / 上班族 Tsong - ho Lim

來函照登歡迎各位愛耍嘴皮、辛辣犀利、愛亂丟燒夷彈的左派新人類來稿，每篇以六百字為限。舉凡批評、讚賞、反對、痛罵、崇拜在破週報發表的文章皆可。舉凡對台灣社會主流但無理的新聞評論皆可。舉凡對媚俗世界或是前行輩的作法忍無可忍，皆可來稿，本報一經採用，絕不刪文。至於稿酬，可獲得市面上不易買得的破週報一個月份。來稿請寄至台北市木柵路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收，或傳真：2367674，或以電子郵件寄至 lihpa@cc.wjcc.edu.tw。無論哪種摩登形式，請註明（破週報來函照登）收。

破週報是青年的租界，歡迎你來佔領。若是你對音樂、表演藝術、電影、美術、資訊……等有興趣，想要發表意見的話，請將稿件附上姓名、地址、電話、及身份證字號寄至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破週報）收。



長的令人記不清全名，一群新鮮到完全沒知名度的人，搞了一大票奇奇怪怪馬路秀造福小劇場、地下音樂樂團，又到處插花活動，每日傳給媒體數十計活動稿的政黨，在末屆國代舉起大纛，要搞一場轟轟烈烈的「廢物利用、資源回收」的選戰。這個「本土綠色清新黨」簡稱綠黨（真令人勾起曾經期待而後挫敗一場糊塗的經驗），結集了一票新新政治面孔，到底在玩新的政治美學，還是舊的選舉遊戲？

由現況看來，老的異議政治人士自然投

入鯨魚和新寶島康樂隊的歌聲中，而老的社運人士紛紛與新市長接頭，佔到了好位忘了抗爭，在快樂希望的市長大旗下，分獎聞香不亦樂乎。這時，曾屈就於前世代的新新角頭終於有機會大扳一場，在腐朽已久、耗錢耗時，卻一直無能為力的遊戲中參一脚。

其實遊戲的前奏曲早已響起，早在許信良的青年大軍時，原本在只會於救國團唱歌和學運人士紛紛上高速公路登上國會天梯之外的青年們，終於有了「另類」選擇，自以為是不同的政治貢獻，到最後還是淪為跟在許先生屁股後面的舉旗手，即使如此，還是有些「叛軍」硬生生的花了一筆「大」錢，將之投資在地下樂團、小劇場、舞會、裝置藝術上頭，而且首開新的「卡車搖滾」新形式。後來，民進黨南區四位立委的選舉，更是新意不斷，小錢立大功，既贏得選舉，又挹注不少文化演出

者，倒頗有「地下電台」早期的貢獻，既為反對黨建功又對對反文化（counter culture）建業。

如今各黨候選人都看上了青年軍，慘的是這群便宜而永遠新鮮的後輩軍，還是難看出他們想像力與創造力有何能力反轉舊時代的遊戲窠臼，即使重要的是個人從中能獲得什麼（從個人即政治的角度）。不以對社會改變有用的效果估量，我們至少期許在個人不同要求的集體性呼喊裡，可以建構出不同的世代遊戲。

綠黨的紅男綠女相較之下，自由度高了許多，空間也大，但如果是接續前曲，也沒太大意思，就看這群佔據曾經是台北青年接觸西洋音樂重鎮的 ROXY I 舊址為總部的青年們，除了在選舉大撈一票，贊助親朋好友與對台灣地下文化環境有所幫助外，還想幹什麼？

破週報第二十七期目錄

五十年左翼影像史 White History

編輯區 DEPARTMENT

- 2 編輯室手記
- 2 讀者來函
- 3 目錄
- 4 一鍋大事 POTS NEWS
- 30 報馬仔 POTS CHOICE



破報報 POTS CURRENT

藝術實果 ARTS

- 05 拍賣派對還是公民投票
- 藝術市場生新招
- 29 同屋三分親
- 同志家庭的可能性



破專欄 COLUMNS

- 6 NOISE
- 觀念與聲響的交流
- Sacramento 噪音紀實（下）
- 7 書品
- 時空遊子
- 測不準的科學禪師／
- 無力回天的暴國孤臣
- 評《海森堡的戰爭》

破專題 FEATURE



破專題 FEATURE

反反毒之藥物護照

- 10 反反毒之藥物護照
- 10 護照一：古柯鹼
- 藥物界的香檳
- 11 拉丁美洲的掃毒與陽謀
- 13 護照二：安非他命
- 二次大戰的鼓手
- 16 護照三：
- 九十年代之藥
- 及其他具迷幻性質之安非他命



- 18 電影白化症
- 從《好男好女》《超級大國民》
-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 看白色恐怖影像書寫
- 19 我們為什麼歌唱
- 五十年代白色恐怖鉤沈錄
- 21 歡喜悲情，鄉愁戰爭，……所以現在淪陷
- 這樣的好男好女
- 22 自歷史闢微處發音
- 與陳儒修談影像的歷史詮釋
- 25 由暗啞而喧嘩
- 訪江文瑜談女性歷史的建構
- 26 在歌聲中再現歷史：
- 民族革命的弔詭

鍋大

二月二十八日 -- 三月六日

去線性時空的 無主體的 卡爾維諾的

性別

■三月三日
先生變總統，一切為國家？

記者：請問您怎麼稱呼您的先生？

曾蚊飛：當然是「李總統」啊！因為我已經把他交給國家了，怎麼能再叫他「我先生」？！

記者：真的嗎？有了國就沒有家？！

方魚：喔！親愛的連頭是「我的生命共同體」。可憐的頸頭，已經連續在立法院站了十二個小時，好可憐呀！

記者：原來……生命共同體的意思是嫁雞隨雞、夫唱婦隨？！

記者：那麼，請問總統候選人，您怎麼稱呼您的太太呢？

燈灰、頸頸齊聲回答：那還用說嗎？當然是最佳助選員啊！

記者：……*#@&@#.

■三月四日
呂秀蓮前傳問世，縱橫五十年，功過待斷

婦女運動的「拓荒者」呂秀蓮前傳問世。由李文執筆的《縱橫五十年》，以報導文學的細膩筆法，呈現了這個無論在婦運圈或政治圈皆備受爭議的「新女性」，在五十年歲月裡的人生經歷與內心世界。在《開創婦運》的篇章中，詳敘呂秀蓮在七〇年代如何在父權中心社會開闢闢土，呼籲「先做人，再做女（男）人」觀念的努力，及其所受龐大輿論壓力下仍奮力不懈的精神。而在女性主義思潮湧動的九〇年代，呂秀蓮的直接選擇政治場域作女性參政的衝動，卻似乎少掉了女性運動後續經營的作法，仍有待歷史的考驗與時代的繼續爭辯。

■三月三日
周華山回香港，同志風暴繼續在台發瘋

演講、座談場場轟動爆滿，香港同志理論工作者周華山在台一周，同志四處跟蹤，只差沒黏著他一起回香港去。理論之外，香港同志的景況，周華山唱作俱佳傳演得生動極了。沒來得及看（聽）到他的同志無須沮喪，周華山留下了美好的見面禮——《香港同志故事》及《北京同志故事》，並且，他說：「我會再回來的，在最短的時間內。」而他所帶來的同志討論風暴，仍在台灣繼續發瘋……。

音樂

■二月二十八日
葛萊美獎大風吹，網路樂迷猛吐槽

曾被視為排行榜外另一驕子指標與年度盛事的葛萊美獎，近年來公信力不斷下滑，二十八日得獎結果揭曉，另「派」玉女歌手 Alanis Morissette 成為最大贏家，在台灣擁有歌迷數十萬的天后 Mariah Carey 空手而歸，隨即在台灣網路流行音樂討論區中掀起一場腥風血雨。妒爛小馬的樂迷紛紛現身落井下石，一反十二月天后對決時僅見搖旗吶喊、歌功頌德者之景況。樂迷建議葛萊美獎主辦單位應體諒小馬護「夫」有功，使 SONY 員工不致年終獎金，該增設「賢內助」獎慰其辛勞。

■三月五日
鳥獸美國當代詩壇，《詩的合眾國》CD 面世

穿越全美，跋涉一萬三千哩錄製而成的一部電視特別節目《詩的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Poetry）自上述開始播出，此片縱覽九〇年代裡詩於美國之存在情況，同時也將節目精華片段錄製成長五十七分鐘、共三十七段的 CD，供有心群眾聆聽保存。搖滾樂迷們可在這套 CD 上聽到 Lou Reed 朗誦其作品 <Romeo had Juliette> 以及 Leonard Cohen 吟詠 <Democracy> 和其他大師的經典作品。

美術

■三月三日
芭哈絲用剪刀剪斷 81 個迴旋皺折

「廣島之夢」中醒來的女人，終在三月三日午後在巴黎沈睡去。法國新小說的浪潮已遠，河左岸、右岸的異議已熄；芭哈絲，在她不斷迴旋飄盪的時空中，用她剪影片膠捲、剪秀髮、剪情人陰毛的那把剪刀，在折了 81 折夾住自己的歷史時空中，一刀剪了下去，而我們才又看見素麻衫、長髮辮與笑話般的黑鏡框。

■三月二日
國家文藝基金會「補助準則」出爐

儘管陳奇祿和陳國慈的爭議尚未落幕，國家文藝基金會仍在六月開張前公佈其「補助申請準則」，確定其補助對象是民間文化藝術工作者和團體。而眾所關切的補助案審查程序，分為初審的資格審查、複審的企畫書內容審核和最後的評審委員會審。打算要錢的，現在就得花花銀兩，找個能說善道的企畫公關了！

媒體

■三月三日
總統大選將至，衛星電視聯手搶地盤

九五年立委選舉，首次廣播及衛星電視合作轉播開票工作；此次總統大選將至，數家未抽中中選會總統大選轉播權的衛星電視台，如華衛、非凡、TWN、三冠等，結合成「六台聯軍」，將現場六台聯播開票工作。

另外華衛電視從三月一日起，在新聞上試播「主播雙語制」，主播採國、台語播報，觀眾可以在有雙語裝置上的電視直接切換；而美國有線電視網 CNN，經過長時間「節目中文化」的測試，亦將在本月加入

國內有線電視新聞戰。

■三月三日
蔡明亮獲法國藝術電視台邀請合作新片

以《愛情萬歲》受矚目的蔡明亮，最近獲法國藝術電視邀請，與來自歐美六位新銳導演合作系列影片《二〇〇〇年的那一刻》。《二》等系列影片將以超十六釐米攝影，ARTE 希望透過來自匈、紐、西、英、美、法、台灣等國年輕導演的幻想力，預測二十一世紀來臨的景況，預計在一九九七年完成播出。

另外 ARTE 還將與德國第一電視台合作，邀請蔡明亮等十一位導演拍攝系列情色電影。

政治

■三月一日
政客利空，人民利多
——社運界要把選舉變運動

基於現今政治生態下，三黨均企圖執政、無黨籍又缺乏組織力和完整政治理念，已無法繼續推動監督各種進步性、理想性的政策和法律；社運界決定成立一跨議題的「國會監督聯合會」籌備委員會，為合法立案之監督機構催生。

據社運界達成的共識，此國會監督聯合會將定位為永遠的民間組織（NGO），由社運議會訂定各會期監督重點，公開發表監督成效，進行相關遊說倡導及動募。綠色本土清新黨則提出參選國代之政治代理人的當選承諾書，承諾當選後將所得百分之四十捐出，作為共同運作基金。

眼見當前大選議題，均在中共武裝演習、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是否花錢買來的自大自卑民族情懷結之中拉鋸，社運或進步性議題的空間要如何擴展落實，而不僅止於理想架構的再次提出？

綠黨參選末代國大，提出「人民回收國大資源」的「新政治環保運動」，至少是一個「選舉運動化」的可能性。上述理想的奠基，或可從綠色清新的一票開始！



拍賣派對

還是公民投票？

藝術拍賣

藝術市場生新招

文 / 王錦華
攝影 / 丘德真

舊時代的風華已逝？一九九五年藝術市場蕭條如故，幾乎是藝術界人士碰面感嘆的老話題。然而，市場到底有多不景氣呢？看看名人畫廊心想出來的生存之道——利用公民投票，決定畫價。

名人畫廊的胡雲盆說：「藝術品貼上標價也是商品，既是商品，就得接受市場的現實。」在南部各畫廊如：串門藝術中心、高雄阿普畫廊、杜象藝術中心應聲而倒；而曾經喧嘩一時的畫家與畫廊的代理模式在過去一年中紛紛解除合約；台南新生態藝術中心也得靠備受質疑的台南市政府補助經營，方得以繼續生存的現況下，位於高雄的名人畫廊，打出「公民投票，決定畫價」的口號，試圖和拍賣行搶食日益萎縮的藝術市場。



其實，九五年藝術市場雖然不景氣，可是拍賣行卻沒有閒下來過。拍賣公司夾著密集資本的優勢，以積極、甚至帶侵略性的造勢操作，使得過去一年裡，拍賣會愈開愈多，拍賣金額佔藝術市場總營業額的比例愈來愈高。如此一來，自然畫廊能夠賺得錢就愈來愈少了！

面對拍賣行的凌厲攻勢，眾家畫廊不得不聯手作戰，共同反擊。在北部，原有的畫廊協會熱熱鬧鬧地推出「台北國際畫廊博覽會」吸引人潮；阿波羅大廈裡的畫廊

也打算在今年開始，共同集結造勢。而南部畫廊業者自行集合而成「南台灣畫廊聯誼會」的新組織來應戰，大家無不希望透過集團的力量，避免同業間惡性傾軋，藉由共同造勢降低廣告及人事成本。

比畫廊集結更具野心的，是亞洲、愛力根、印象、雍雅堂等四家大規模畫廊，聯合跨足拍賣界，在去年年底合組成「傳家國際拍賣公司」，並在去年十二月中旬舉行第一次秋季拍賣會。

由於過去長期經營畫廊所累積的本土人脈，傳家首次拍賣會除了重金收集台籍老畫家知名的重點畫作（如廖繼春的「花園」、顏水龍的「盛裝的魯凱族少女」等），傳家也特別強調這些作品在各種美術史書中的登錄記錄。此外，還增加一項會後交誼活動，用抽獎方式送出二十幅畫

，讓拍賣會變成「收藏家與投資者的派對」。

在不景氣的現況下，由於同一批收藏家與投資者往往同是畫廊與拍賣行欲訴求的單一顧客。傳家試圖將拍賣會整合為專業的收藏家市場，而原來的畫廊則繼續固守未上市的第一市場，開發零星散戶消費者；而高雄名人畫廊的「公民投票」策略，則試圖將第一市場的作品「第二市場化」，同時對專業收藏家及散戶喊價。

名人畫廊自稱這次的策略，試圖達到對藝術市場重新洗牌的目的。它到底有沒有這麼「偉大」？能不能成功？我們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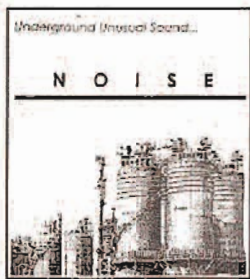
但我們知道：截至目前為止，共有 47 位公民去投票，而平均畫價是 2550 元。



▲藝術市場蕭條如故，畫廊業者如何開發第一市場和第二市場？（圖片提供/吳孟達）

觀念與聲響的交流

-- Sacramento 噪音節紀實 (下)



文 / 圖 Anes

E-mail

sac33946@saclink1.csus.edu

隨後登場的是 Death Squad (死亡中隊)，為現居舊金山的 Michael 一人組，喜歡以死亡為題材來創作，運用不少效果器做噪音，樂風吵雜且激烈。理著光頭，身材圓胖的 Michael，像個帶著邪氣的彌勒佛。

本身在有線電視台工作的 Michael，此次表演時播放 AUM (奧姆) 真理教的教徒禮拜儀式，以及東京地鐵中毒事件等影像：救護車、搜救部隊、放在擔架上被抬走的無辜傷患、人們憂愁或哀哭的面容。雖是習見的新聞片段，但他將此剪接得更為陰暗可怖。另一部影片則是有關猶太人被屠殺的景象，滿車的屍骸，許多失去生命的人體密密堆滿一地，隱約可分辨出人頭與腿骨。還有不遠處踱步巡邏的軍人。在這些令人不寒而慄的影像下，Michael 用混音機、效果器等製造出極低頻的音量，唯一的光源是螢幕的灰藍光。

Then Tingari 是來自亞利桑納州的樂團，五位團員抬著六、七個大大小小的鼓上台，除此之外還有幾把吉他和東方宗教用的鈴鐘。表演的開始並沒有任何前兆，只見一個穿黑色長衣、長髮飄散的女子從座席間低著頭慢慢走出，口中喃喃，間而由喉頭發出怪聲。吉他手奏出低調而簡單的音樂，她走到台前，手指交錯結印著不同手勢，口中或念或喊或尖叫，但頗具旋律 (有些類似 Diamonda Galas)。其餘四個團員則用鼓、電吉他奏出低調而節奏更強的音樂，配合女巫般的主唱表演。最後四人聚在鼓前，很有默契三下一停地一起鼓擊，愈來愈快，節拍一致。擊鼓持續了十分多鐘後，結束了這個祭儀般的表演。

此外如舊金山的 Big City Orchestra，則是一九七九年便成立的噪音老團，主要成員為 JAS 和 Robo (數周前曾介紹過)。除現場表演，發行自製卡帶或 CD 外，並有繪畫、拼貼等藝術作品、雜誌 (Tryst 年刊，介紹 The Haters, Legendarg Pink Dots Nux Vomica, Voice of Eye, Kingshouse, Crawling With Tarts 等團)、錄音帶、收音機作品 (home-produced radio specials)，屬於創作力豐富的全方位藝人。



▲ Sacramento 噪音節所印刷的小冊封面 (圖片提供 / NOISE)

來自洛杉磯的 Instagon 自稱，他們以團或組織的形式出現，但事實上是股能量，他們吸收破壞的能量及自製的聲響和影像的元素，然後將之提升。換句話說，Instagon 的現場表演多是自發的、且無法複製，並達到極限，「直到你的耳朵失去知覺」(always reaching for the edge to make your ears numb)。

來自加州 Manteca 的 Negativ In Bestimmt (德文，即 Negative into Positive，正反辯證之意) 於一九九四年九月成軍，主要成員為鼓手 Moe，原先在龐克團，為了把生活中所有的反面事物自心智／肉體／情感系統中完全擊碎 (如表演時搗毀電視機)，以釋放出正面的事物，於是 Moe 便另組新團，做些 positive noise music。Moe 表示他受 Einsturzende Neubauten 的影響極大，他認為暴力也是負面的，生活應保持平靜和 positive，然後在舞台上把暴力和電視機一起搗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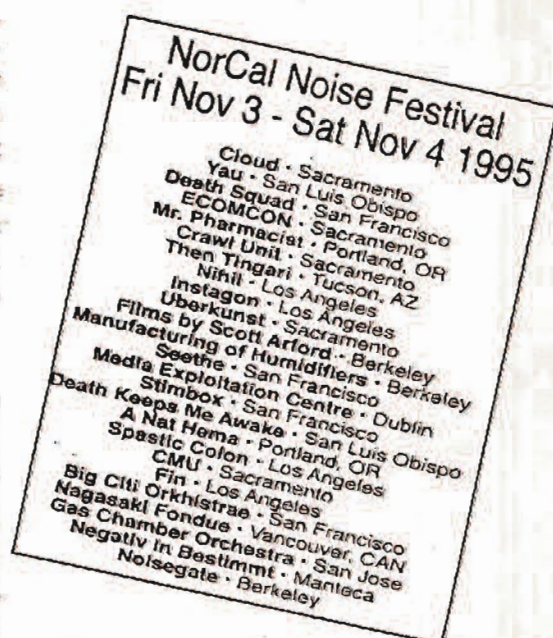
來自洛杉磯的 Nihil，為 Adam Fritz 的一人團，常與其他噪音團如 Instagon、Bloom 173、Bastard Noise 等等，在這些表演中，Adam 使用各種類比和數位音源，來創作長達八至三十分鐘的刺耳噪音片段，但並非所有創作皆為純噪音。Nihil 不斷改變其現場表演的內容，除了數位音源，他還使用自製的樂器及迴聲器。看他的現場必須把自己整個投入完全不受控制

▲ Death Squad 喜愛以死亡為題材，運用不少效果器做噪音，樂風吵雜且激烈。(攝影 / Fujui)

的音波攻擊，承受愈來愈密集的噪音風暴。

來自聖路易的 YAU 是 Randy Yau 的一人組，表演的主題為「放大的能量」。所有聲響透過改裝吉他和氙閃光燈 (xenon / strobe flash) 彼此運作，當強大聲源發出時，閃光燈便跟著發亮，他運用能量傳送的過程做為表演的意念，閃光燈的電容器與所有電流都由機械系統控制、儲存、迸發，藉由合成器，觀眾可以聽到這些電氣化能量消長的聲響。

二十三個噪音／實驗樂團的表演在禮拜六深夜在眾人愉快又疲憊的笑容中結束。主辦人 Jay 說：「你知道嗎？這兩天二十三個團的活動，完全起於 Jeff O'Toole 的一句簡單的玩笑！」但會使他忘了九四年噪音節的疲累繼續辦這個有趣的活動，應該就是噪音節吸引人之處吧！



▲參加 Sacramento 噪音節的二十三個實驗／噪音樂團 Nor Cal Noise Festival 為此活動的正式名稱 (圖片提供 / NOISE)



文 / 陳文瀾

時空遊子

測不準的科學禪師／無力回天的暴國孤臣
——評《海森堡的戰爭》

同在一九七六年辭世的一對好友，海森堡與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兩人就像被銹在同一幅枷鎖左右的雙胞胎兄弟，有著幾乎可以互換的人生命運，遭遇著一樣的起伏波折，分享著一樣的榮辱哀喜。彼此是對方的鏡像，被用來比喻形容其中一人的字語辭彙，除了少部分外，幾乎可以原封不動地掉轉來指涉另一者，而交互閱讀記錄兩人在不同學術領域、相同政治社會時空經歷作為的各類文本，更能助益加深加廣對兩者對歷史更多面向之認識，更能觸摸到感受到以他們為首的二十世紀日耳曼知識分子們，其驕矜，其痴愚，其歇斯底里，其自以創造了時代，卻發現被歷史捉弄擺布的虛空失落，其夾在國族／血統和宿命／自由意志間，左右為難進退維谷般之無奈悲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便已享譽宇內也必定名載史冊，除了那些與他們生前恩怨難數，死後亦糾葛難了的猶太知識分子外，海森堡與海德格兩人，是百年來泛德意志知識星空中最璀璨的科學及哲學巨星，皆年少便已得志揚名，俱被亞洲人視為溝通東西心靈的橋樑，並共擔待了作為納粹——這場蔓延肆虐歐洲、北非褐色瘟疫——幫凶的罪愆，在戰後續存的二十一年生命光陰裡，對這段前塵往事，則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無語沈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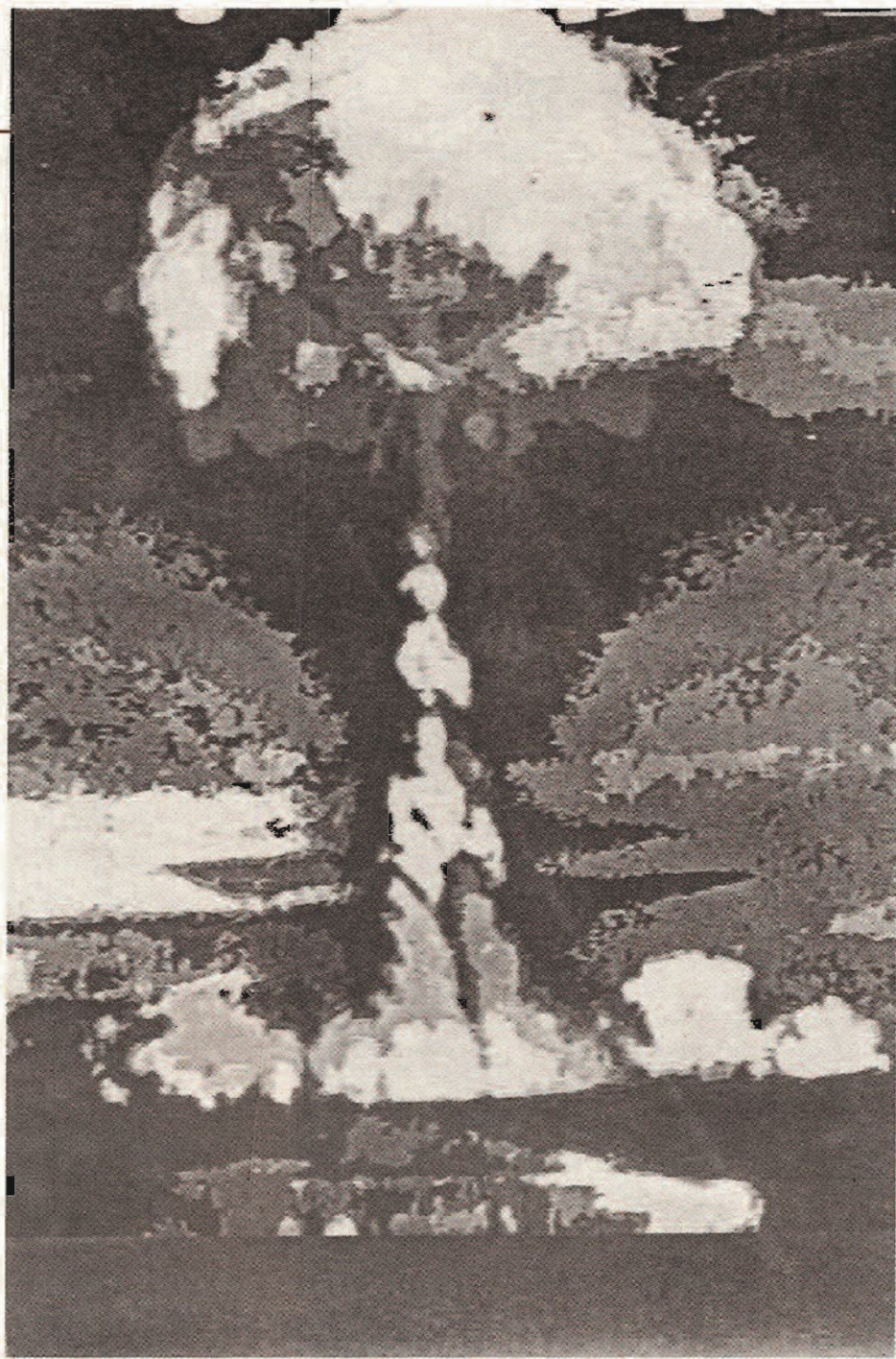
歷史從來就是勝利者的歷史，勝利者書寫詮釋的片面之辭。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戰後歷史論述籠罩在某種判善定惡也必賞善罰惡的簡單二分法下，勝利者和失敗者之間諸多複雜細緻的對峙互動被纂編遺

海森堡與海德格兩人，是百年來泛德意志知識星空中最璀璨的科學及哲學巨星，皆年少便已得志揚名，俱被亞洲人視為溝通東西心靈的橋樑，並共擔待了作為納粹幫凶的罪愆，在戰後續存的二十一年生命光陰裡，對這段前塵往事，則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無語沈默。

歷史從來就是勝利者的歷史，勝利者書寫詮釋的片面之辭。勝利者和失敗者之間諸多複雜細緻的對峙互動被纂編遺忘，而贏得道德正當性及政治經濟絕對優勢的戰勝國們，則假藉各種名義甚至明目張膽地進行種種他們批評戰敗國的惡跡劣行。

忘，而贏得道德正當性及政治經濟絕對優勢的戰勝國們，則假藉各種名義甚至明目張膽地進行種種他們批評戰敗國的惡跡劣行。尤其最易套用善惡分類法的第二次大戰，因為英美中俄參戰或許並非為了正義，但是納粹、法西斯與日本軍閥的邪惡卻是千夫所指，不合乎後來主宰世界政治的戰勝國之聲音，都會遭到攻擊或壓抑。真正誠實持平之看法，對於歷史另一種詮釋，一直要到了那些曾參與過戰爭的世代，從各種領域掌權位子上退了下來，業已老朽凋零殆盡時，才能發出聲音來，才能為人們所思考。九〇年代，戰爭後五十年後的現在正是，現已掌握世界、青絲待白的嬰兒潮世代們，才能平心靜氣地回顧父祖們的歷史，《海森堡的戰爭》亦然。

下文接第八版



西方世界或整個地球學術界到底爲了什麼，要耗費偌大的精力紙張反覆地辯論海德格與海森堡的功過正邪？是侵略的共犯呢？還是基於國家情感下的無辜牽連者？是邪惡的天才呢？或只是一介遭受矇騙悔恨終生的凡夫呢？實因他們倆對二十世紀之哲學和科學影響極爲深遠，稱得上更替學術典範的革命英雄，後輩的學者幾乎不可能不引用其觀點，不提其姓名，於是處理與兩者的情感及他們過去的事蹟，成爲了無可逃避的課題。

自詡爲當代亞里斯多德的海德格，不但身爲現象學、詮釋學承繼及開創新葉的一代哲壇霸主，更啓迪了下半紀引領時代風騷的存在主義、後結構主義思潮，其魅力迄今未息。

上文接第七版

例如，對於中日八年戰爭，過去在台灣海峽左右兩岸，分別有共產黨及國民黨紅藍兩種版本的說法，而最後什麼地盤也沒占到的汪精衛政權，則被當不存在過般地集體遺忘掉。三〇、四〇年代的科學史，人們已熟稔歐洲猶太科學家受迫害而流亡英美，以及美國洛沙拉摩斯科學家社群製造原子彈的諸多大事，小事，越事跟瑣事，卻對德國科學家們（尤以大戰時留在「第三帝國」的爲最）之動靜作爲與心態感

受懵然無知，並且毫不以爲意。其實還有非常多歷史缺塊缺頁亟待添補，非常多差異的史觀史法需要添補，而這正是《海森堡的戰爭》一書最具價值之處。

況且說穿了，西方世界或整個地球學術界到底爲了什麼，要耗費偌大的精力紙張反覆地辯論海德格與海森堡的功過正邪？是侵略的共犯呢？還是基於國家情感下的無辜牽連者？是邪惡的天才呢？或只是一介遭受矇騙悔恨終生的凡夫呢？實因他們倆對二十世紀之哲學和科學影響極爲深遠，稱得上更替學術典範的革命英雄，後輩的學者幾乎不可能不引用其觀點，不提其姓名，於是處理與兩者的情感及他們過去的事蹟，成爲了無可逃避的課題。

自詡爲當代亞里斯多德的海德格，不但身爲現象學、詮釋學承繼及開創新葉的一代哲壇霸主，曾翻譯過《老子》部分章節（與蕭師毅合作）及擁有數名在母國開宗立派之日本學生的他，被視爲繼康德之後最具整合匯編兩思想世界可能性的哲學家，更啓迪了下半紀引領時代風騷的存在主義、後結構主義思潮，其魅力迄今未息。除了波耳和歐本海默外，科學家中唯一足與愛因斯坦相提並論的海森堡，不但發現了量子因果論及機械論科學重擊的測

不準原理，與薛汀格、狄拉克等同儕物理學家們開設潛力無窮的量子力學（本書對此段歷史之描述頗爲詳盡），雅好《易經》且曾在著作《物理學家的自然觀》論及《莊子》的他與其學說，也常被非科學界人士視爲抵擋工具理性又免於被冠上反科學帽子的護身符，或是作爲科學亦有其侷限，或最先進的科學其實與古老哲思相契相通的重要人證物證。（註一）

採用本書章回小說體之敘述體裁，以海森堡與其猶太血統的師長波耳，與其他或敵或友猶太科學家們的恩仇錄，套用在海德格身上，便是其與老師現象學奠基人胡塞爾，和其猶太同門學生們，及被迫遷至哥倫比亞大學的論敵——法蘭克福學派間一筆不知如何清算的帳。而這樣的故事可謂不知凡幾。其實希特勒的國社政權，幾乎將半數以上用德意志土地養育的學術人才，不獨只有科學界，還有文學界、社會學界、藝術界……，如愛因斯坦、托瑪斯曼（Thomas Mann）、Frang Schutz、包浩斯等等奇才大師，恐怕加上國運及社會創造力，都免費奉送給美國。納粹「清除」了大學和研究

機構中的猶太知識分子後，希爾伯特曾道：「德國已經沒有數學界了。」（哥德爾和馮紐曼都被迫遷徙至大西洋彼岸了），則無疑地可以援引描述當時每一個學術領域。於是，知識王國的桂冠就此易位，而美國後半世紀國力鼎盛，科技發展、知識生產冠於全球，一大部分功勞皆得歸諸這一批後來多滯留終老的菁英移民們。這個宏觀的橫面聯結敘述，則是本書較爲缺漏不足的。

海森堡與海德格命運最大之不同在於，在那段兵馬倥傯、深藏在當事人記憶底層的戰爭歲月裡，一如本書所載，海森堡留下了曾幫助猶太科學家，及對希特勒明顯不以為然的記錄，而海德格不論其他表現如何，人們依然忘不了他親手解除大力提攜他的胡塞爾之職位，與其著作乃德國俘虜營裡唯一准許閱讀哲學書籍的舊事（例如曾被俘的沙特就是如此深讀其學說，然吊詭的是，海德格學說得以光輝重現，卻也是經由沙特之手）。這也是戰後西歐美國等國看待德國知識分子所憑藉的標準，海森堡也因此尚能博得同情眼光，也才能一如本書探討德國爲何沒能製造原子彈時，得以較高的道德正當性，避開一些無謂的預設與臆測，落實在科學技術層次上做較深入的研究，不致引起太多過度爭議和反彈（當然部分必須歸因於，戰後他致力於改革西德科技政策，及促進原子能和平用途之卓越貢獻，可參見其夫人伊莉莎白·海森堡所著之《海森堡》，即《Inner Exile》）。

下文接第九版

希爾伯特更贏得後人的崇拜尊敬。蒲朗克和海德格則留下永世刷洗不掉的污點，永遠有人前罵後罵指指點點，更遑論隨希特勒手勢起舞，李納德之輩以消滅「猶太物理學」為職志的「亞利安物理學家」們，除了精神病理學種種疾病名稱外，或者批評其缺乏勇氣外，也很難找到為其辯護的立場和說辭。（註二）因為如他們這般聰慧具有影響力的上層社會菁英，對於德國的集體歇斯底里，都得肩負相當大的責任，並非若普羅階層般地無辜，與基督教會們也並非用一句「內心流亡」便可托賴掉的。

納粹德國之興亡，是個龐大的謎題，學院裡用各門各派政治、經濟、社會、心理及歷史理論查尋其緣由，民間則亦有版版相異的星相、風水與氣數之說，更有人歸因於希特勒藝術生涯失敗而導致心理變態，或說他性無能，甚至根本是女扮男裝地前來報復前恥，甚至他自己就是猶太人。而所有的戰勝國或敵對國，就像中國歷代東征西討的將相傳奇，或西方各類冒險開拓的故事一般，一方面誇大「邪惡帝國」（先是納粹德國，蘇聯繼之，再下來可能便是中國了）的軍事水平，想像並宣稱其擁有某些不知名的厲害武器及科技，另一方面又說明其蠻橫及愚蠢，靠此套想法來合理化自己正義的位置，及為何繼續擴大發展軍事力量。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裡，納粹德國除了戰場上可見的武器，其背後「真正」的科學水平究竟如何，則像解開此歷史謎題的重要關鍵之一，誠如本書所說的，在這場從某個角度可謂「物理學家的戰爭」裡，關鍵中的關鍵便是日耳曼科學首席祭酒海森堡。一直有人舉證歷歷，相信希特勒並未於一九四五年自殺身亡，而是遁逃離去了，更有人相信他藏在高山如喜馬拉雅山、深海像太平洋海溝裡，秘密地建造了一個高科技基地，正伺機東山再起。《海森堡的戰爭》則清楚地描繪了當時德國境內科學社群的人事及能力，還有對戰爭的觀點與製造原子彈之意願，而「海森堡並不只是拒絕這個計畫，站在一旁看著計畫失敗，他根本扼殺了整個計畫。」，而一切

就像作者所說的，包括美國決定投下龐大人力物力發展原子彈，完全出自於恐懼。

然而，畢竟德國並未製造出原子彈。海森堡的選擇，會改變且真能改變歷史結果嗎？海森堡曾保護納粹占領下的波爾研究所，拯救了許多人的生命，他的一生是無力回天英雄之悲劇？還是跳進演一個暗中使力，但沒有人會給予掌聲角色的悲劇英雄？愛國與正義不能得兼時，孰輕孰重？當一個獨裁政權下的公民，應該冒死揭竿而起？還是苟且偷生？還是逃亡外國呢？「批評他的人未曾在極權政府統治下生活過，因此他們不會了解當時的許多危險以及生命的恐懼。」協助作者完成此書的魏斯考夫（V. Weisskopf），可謂一語道破這些無法回答、但最常被提及的問題背後之發問情境，一種事情沒發生在自個身上的輕鬆與無知。

海森堡「相信」或「希望」德國贏得最後勝利嗎？是「必定」抑是「必需」呢？《海森堡的戰爭》與許多論者皆認定或表示聽過他如此說，而《海森堡》卻語氣鏗鏘地否定此種說法，就此爭議應是前者可靠，但是出自肺腑或僅打官樣文章，則無從得知。至於其他爭議，恐怕有新的資料可以援引，否則真相可能隨光陰不回頭般地石沈大海。

另外，本書有幾段極有價值的章節，便是去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波蘭裔英籍物理學家 J. Rotblat 在二次大戰中的故事，可謂來得正是時候！然而，縱觀由生至死尚且無法論斷一人物，更何況半生，前半生種種疑端，在後半生裡或許得以澄清或找到蛛絲馬跡。關於海森堡戰後二十一年之行止事蹟，交代過於輕率潦草，必須延伸閱讀其他相關資料書籍補足之，則是本書最大的缺憾。

因為強分猶太科學／亞利安科學引發各種無謂的悲劇，二次大戰後，「科學無國界」成了奉守不移的信念，涉及種族與科學的關係，皆成了布滿地雷的禁忌。誠然，數學、物理學、化學可說有一套語言系統通行全球，也不會有人認為存在著印度

「海森堡並不只是拒絕這個計畫，站在一旁看著計畫失敗，他根本扼殺了整個計畫。」，而一切就像作者所說的，包括美國決定投下龐大人力物力發展原子彈，完全出自於恐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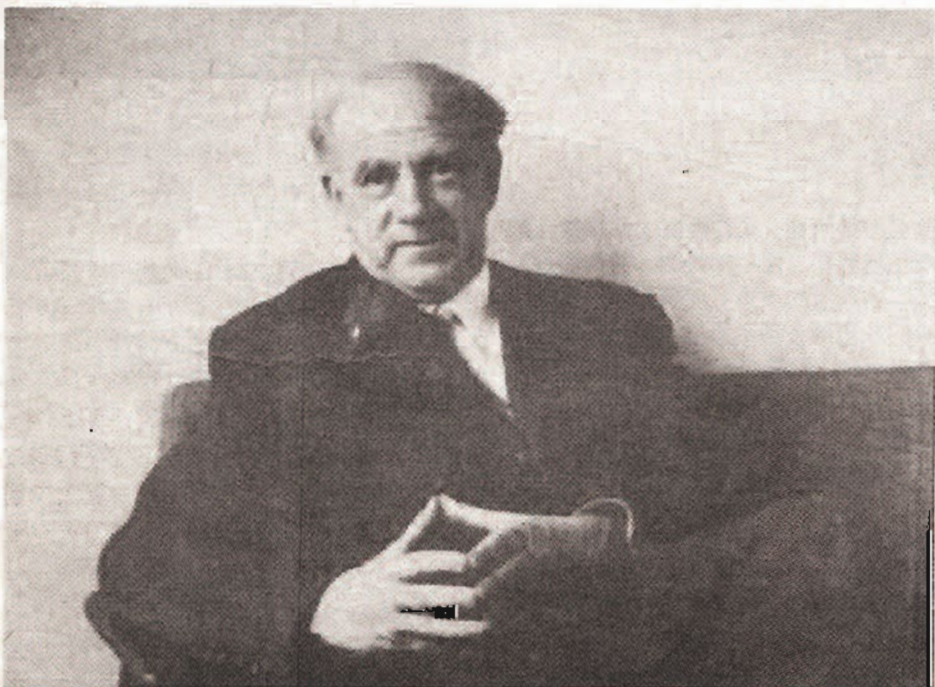
海森堡的選擇，會改變且真能改變歷史結果嗎？海森堡曾保護納粹占領下的波爾研究所，拯救了許多人的生命，他的一生是無力回天英雄之悲劇？還是跳進演一個暗中使力，但沒有人會給予掌聲角色的悲劇英雄？愛國與正義不能得兼時，孰輕孰重？當一個獨裁政權下的公民，應該冒死揭竿而起？還是苟且偷生？還是逃亡外國呢？「批評他的人未曾在極權政府統治下生活過，因此他們不會了解當時的許多危險以及生命的恐懼。」

物理、阿拉伯化學等科學，不過植物學、醫學卻堂堂地冠著文明的姓氏，而無種族主義者之嫌（李維史陀之《野性的思維》提供了豐富的例證）。或許，各種醫學、生物學化約成一種，或彼此相當程度地溝通互譯，是值得期待的（當然有些科學哲學家並不如此期待），則是達到科學無國界理想所必跨越的門檻。

最後順帶一提的是，一般人可能認為海森堡測不準原理高深遠奧與己無涉，實際上負面教材隨眼可見。不用解釋理由的科幻小說們，常常描寫將人置於圓柱形的儀器裡，經過一陣眼花撩亂旋轉後，便斗轉星移地出現在另一個時空。但若實現此種情節，則必須知悉同一時間內人體所有粒子的動量及位置，明顯地違反測不準原理；有些比較具科學知識的科幻小說劇本作者，會添加某種以海森堡為名的反作用器以示負責，可是大部分作品，若非認為反正未來什麼都可能，否則啥也不提胡混過去。

（註一）：在台灣，有個差可比擬的例子。即是當年汪精衛政權重要文膽，對島內文學、哲學有深遠且持續影響力，著有《今生今世》等書的胡蘭成。

（註二）：探討海德格與納粹主義的關係，甚至成為重要的哲學論題。Davidson、哈伯瑪斯和德希達皆曾以此為文。與海德格同門師事胡塞爾，亦為重要思想家雅斯培（Karl Jaspers），曾以「他不是好人」評論其師兄弟。研究極權政治著稱，曾為海德格學生及情人的猶太女學者 H. Arendt，也因對他戰時言行有不同的詮釋，引來鄉城風暴和流言蜚語，爭辯什麼只會引起反效果。或許海森堡與海德格的沈默，是他們戰後自處最好也是唯一的選擇。



反反毒之

藥物護照



編按：簡單的說，藥物護照提供進入藥物世界的導航圖，不論是反毒或是反反毒。在本週和下週裡，我們以安非他命、古柯鹼、具有迷幻性質的安非他命（以Easy為主）LSD、磨菇、大麻六種在青年場景裡常見的藥物為主，分別就成分、歷史、使用經驗與危險提供清明的資訊，在橫向方面則提出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步分析，檢閱藥物在國際間傳輸的殖民策略與帝國氣息，在縱深方面則書寫了一個從西元前幾千年開始到九零年代的藥物史，另外附贈用藥安全小指南、用藥危險錄、用藥法秘方等小配件，作為用藥的趣味或者說不的正當理由。在成為藥國子民前，請先在破週報註冊。

入境說明：一、身強體健、有獨立進食、思考與閱讀能力。二、對身體與腦袋沒有任何偏見與偏愛，喜歡以身試法，卻又不愛自殺者。三、特別適合色盲、重聽、身體虛弱、不會幻想、沒有想像力的人入境，一切將從簡辦理，不保證療效，不保證可以從不是藝術家變成藝術家，或是不是音樂家變成音樂家。四、三十歲以上的人不適。



文/許微惠

藥物界的香檳

古柯鹼提煉自古柯樹，為一種原產於南美安地斯山脈斜坡上的灌木。古柯鹼是一種天然的中樞神經興奮劑，在當地則運用為麻醉劑，藥效強而有力，但持續性弱。

使用古柯鹼時，生理徵狀包括呼吸加速、血壓及體溫升高、心跳數增加、瞳孔放大、口部乾燥、磨牙等。用藥者覺得自己興奮、愉悅、自信、精力充沛、充滿智慧，而且無所不能。古柯鹼會減低睡眠和飲食的慾望，但對煙、酒的需求增加。劑量高時愉悅感也會增加，但也

可能適得其反，用藥者可能覺得緊張、生病、無法放鬆、焦躁、易怒。

藥力

古柯鹼藥力與用量、藥物純度、使用法、使用者心理及生理狀態、使用期長短、使用場合等皆有關係。古柯鹼的藥效可以是非常溫和而不明顯的，有些用藥者甚至覺得他們能控制自己，判斷力也不會受影響。

古柯鹼藥效與安非他命非常類似。雖然有人認為古柯鹼較不會「醉」人，對身體及頭部的傷害也較輕，但美國一組雙重實驗顯示，長期使用古柯鹼的人無法確認他們正服用的是古柯鹼還是安非他命。古柯鹼使用者喜以連續不斷方式用藥，通常一或二日連續服用數次，這樣的持續期較安非他命短。長期使用或使用量大者常覺得緊張、生病、無法放鬆、焦躁易怒、

視力模糊、盜汗、耳鳴、抽筋、失去協調性。

服用大量古柯鹼之後，有些用藥者產生迷幻現象，有些則舉止怪異，甚至有暴力行為。連續服用一、二天之後，用藥者會覺得飢餓、疲倦、易怒、沮喪、需要沈睡。單一劑量的古柯鹼作用期間非常短，約十五至三十分鐘。藥力過後用藥者覺得易怒，一小時之後這種情緒也會消失。

古柯鹼曾一度擁有「藥物界的香檳」、「用藥者的勞斯萊斯」等美喻。這些綽號顯示了它在一般上流社會及演藝界受歡迎的程度。但事實上，所有社會階級，不論是貧窮人的社區或出沒於高級俱樂部的富人都使用這種藥。

下文接第十一版

大多數人在周末與朋友出遊時使用；有些人用它因為他們覺得古柯鹼幫助他們表現出色；有些人利用古柯鹼來解決個人問題，如沮喪、神經性食慾減低等。企圖利用古柯鹼來解決問題的人易成為上癮者。

醫療用途

今日大多數古柯鹼用於娛樂方面，但古柯鹼仍有其醫療用途。在原產地，它是施行眼、耳、鼻、喉等部位外科手術時所需的麻醉劑。它和嗎啡混合即為布朗普頓雞尾酒（Brompton Cocktail），此合成劑用來減輕重大疾病末期患者的疼痛，不過現在已很少使用。

歷史

南美原住民嚼食古柯葉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對印加族（Inca）而言，這種植物既神聖又神秘。他們的宗教儀式

及醫療行為中都使用古柯葉。

十六世紀，西班牙人征服印加帝國，並禁止印加人嚼食古柯葉。征服者認為，印加人在宗教儀式上使用古柯葉是一種他們與魔鬼立協定的方式。之後，當征服者了解到嚼食古柯葉的印加人工作得更賣力時，他們便取消了禁令。

歐洲人對古柯葉一直缺乏興趣。一八五五年至一八六〇年間，兩位德國科學家，菲烈德克·賈德克（Friedrich Gaedake）和阿爾伯特·尼曼（Albert Niemann），提煉出單獨的植物鹼，尼曼並將其命名為古柯鹼。

接下來四十年間，古柯鹼的用量急速成長，它出現在成藥、含酒精飲料，和不含酒精飲料之中。任何一家藥局都買得到高純度、白色粉末狀的古柯鹼。含酒精飲料中以維·馬里亞尼（Vin Mariani）最受歡迎。這種酒在一八六三年推出，之後迅速獲得當時知名人物讚賞，這些人包括優里西斯·格蘭特（Ulysses Grant），教宗里歐八世（Leo VIII），威爾斯王子（即後來的愛德華七世），俄國沙皇，及女演員莎拉·柏哈德特（Sarah Bernhardt）等。不含酒精的飲料中以可口可樂最受歡迎。可口可樂在一八八六年推出時以提神劑方式出現，自推出到一九〇三年間所產的可口可樂都含有古柯鹼。目前市售的可口可樂已剔除古柯鹼成分，但仍包含了其他古柯葉萃取物。

弗洛依德在仍為年輕醫師時曾發表一篇文章名為「論古柯樹」（On Coca）。文中大力提倡以古柯鹼醫治包括氣喘、嗎啡毒癮等各項疾病。古柯鹼在此時的歐洲及美國扮演著藥品及提神劑雙重角色。

當古柯鹼越來越

廣為流行時，它所帶來的問題也越來越為大眾注意了。許多人將犯罪率升高、社會失序歸咎於它，並將其喻為自酒精、鴉片風潮之後的第三次天譴。一九〇一年，英國下議院曾熱烈討論幾個古柯鹼致死的例子，但不了了之。一九一四年，美國政府率先將古柯鹼列為禁藥。一九一六年英出現起訴販賣古柯鹼的例子，被起訴的對象是一名妓女，罪名為戰時販賣麻醉藥物給軍隊。

儘管自一九一六年起古柯鹼已成為禁藥，得到它的合法方式是經由醫師處方，但這並未遏止古柯鹼的風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隆隆砲聲襯托之下，古柯鹼一枝獨秀於英國用藥文化中。自工人階級至上流社會皆可發現同好，倫敦一地用藥者尤其多。

犯罪率與古柯鹼之間一直存在著若隱若現的關係。當媒體出現因使用古柯鹼而導致犯罪行為的報導時，警察開始大力掃蕩古柯鹼及其使用者。一九三〇年代起，很多使用者開始思考為了古柯鹼而經歷風險，並且付出高昂的費用到底值不值得。一九三〇年代末到一九六〇年代末的三十年間為古柯鹼使用量跌至谷底時期。

一九六〇年代末，古柯鹼重回聚光燈下，使用者多為有靜脈注射習慣的海洛因用藥者，他們喜歡以古柯鹼作為大餐前的清粥小菜。截至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大多數的古柯鹼皆為非法製造、輸入，儘管如此，使用者仍有增加的趨勢。

種類

古柯葉（Coca Leaf）

古柯葉來自古柯樹，古柯樹原產於秘魯、玻利維亞，及哥倫比亞。樹葉長度約一至四英吋，每年三月、六月、十一月採收。原產地居民嚼食古柯葉的傳統已逾數世紀。

咀嚼葉片時常佐以用石灰為基本物質做成的混合物，藉由此混合物使古柯鹼由葉片中釋放出來。咀嚼過程中使用者的情緒因微妙而長時間持續釋放的藥效而感到愉悅。除此之外，古柯葉釋放的藥效還可以刺激身體、增加體力、減低食慾。原產地居民喜用它來治療胃部不適、頭痛，及其他疼痛。

下文接第十二版



拉丁美洲的 與陽謀？

文 / 舒詩偉

「我們應把古柯葉當做一般商品看待，應把製造古柯鹼當做相同的跨國企業。」

——玻里維亞人類學家及古柯農民協會顧問 Jos'e Mirterbaum.

在新的早春，不知怎麼，我非常懷念起前幾年的處處可見的「向毒品說No！」的電視中，報刊上的「廣告」。或許是台灣的總統大選快到了，而我們成天只看到、聽到政治人物各種烏煙瘴氣的話語或舉動……這反而使我格外思念那些仍當紅或已過氣的政治人物，對著鏡頭全做出一種另人百思不解，但有些羞澀或不自然的肢體儀式：右手合掌在胸前按一按，然後反向朝外推出……至少，這些人看起來還好像比較誠實一點。

這似乎就是台灣官方推動的「反毒」方式，雖然「向毒品宣戰」已有幾年了，而「毒品」的消費量、「毒犯」（製、販、運、吸

者）的數量卻逐年快速增長。雖然我們「開明的」部長前陣子私下跑到臺北，實地「考察」「金三角」地區鴉片、海洛英種植、生產與吸食的情況（不知他是否注意到其中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勞動過程與可能造成的職業傷害？）。

為什麼要「反毒」？好像官方沒講過什麼叫人明白的道理。可能它把某些東西比為「毒品」吧，而「毒品」在字義上就影射著「壞」，而「壞」又隱含著「該消滅」。於是，就該「反毒」，於是任何被套上「毒品」帽子的物品，在可能的真相還沒弄清前，就已給「定罪」。

下文接第十二版

每片古柯葉含百分之一的古柯鹼，另外，它還能供給咀嚼者蛋白質維他命。由於當地人限制一次所能咀嚼葉片數量，因此古柯鹼攝入量不多，而且是以逐漸攝取的方式。這樣的使用法當然大不相同於英美等地，習慣於在短時間內把古柯鹼大量傾倒到身體裡的用藥者。新鮮的古柯葉摘取之後，旋即萎萎、變質，因此很難在原產地以外國家出現。

古柯膏 (Coca Paste)

古柯葉摘採之後，將之浸泡在煤油、硫酸等溶液中，接下來的化學反應會產生古柯鹼硫酸鹽 (Cocaine sulphate)，它便是古柯膏，一種非常粗糙的古柯鹼。

古柯膏為棕色，有時微溼，含多種物質，習以雪茄或水煙方式吸取。古柯膏的發現為最近二十年的事，亦是南美國家使用之古柯鹼的前身。古柯膏在哥倫比亞名為巴斯可 (Basuco)，玻利維亞人稱它為普地羅 (Putillo)。

以煙吸法使用古柯膏是一種消耗古柯鹼量甚大的作法。用藥之後很快產生強烈的快感，這種快感常令使用者不由自主地連續使用，容易導致問題。在南美國家的某些城市中，吸古柯膏已成為社會問題。

古柯鹼鹽酸 (Cocaine Hydrochloride, Cocaine HCl)

古柯膏再加以酸劑及緩和劑處理後，所得之產物為古柯鹼鹽酸。此為古柯鹼在任何產生階段中最優質的一種，目前英國出現的古柯鹼皆屬此類。

古柯鹼鹽酸外觀為純白、無味、結晶狀之粉末，極易溶於水，用藥方式包括飲用、注射、鼻吸及口吸。事實上，由於它易溶於水的特性，身體上只要能分泌黏液處皆可成為古柯鹼入口：眼瞼、口、牙床、肛門、陰道等。即使將其灑在割傷的傷口上，它也能發揮作用。

基於經濟考量，古柯鹼鹽酸粉末常與乳糖、葡萄糖等粉末混合以增加重量及數量。加入一些麻醉劑如普魯卡因 (procaine)、里格農卡因 (ligocaine) 等能增加味覺及藥效發揮時無知覺感的效果。它也通常和安非他命、咖啡因等興奮劑混合。

古柯鹼釋物 (Freebase)

古柯鹼鹽酸可以利用煙吸法吸入，但這是一種既浪費又削弱藥效的作法。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美國古柯鹼使用者將古柯鹼粉末予以浸泡在阿摩尼亞、烘焙粉，或其他鹼

性溶劑中加以處理。如此使得古柯鹼中的鹼性物質由鹽酸中釋放出來，故稱之為古柯鹼釋物。一般認為古柯鹼釋放物的純度應該更高。事實不然，古柯鹼鹽酸中原本所含的雜質，再加上第二次處理時溶劑的雜質，使得純度降低。古柯鹼釋物不易溶於水，適合以鼻吸。

吸入古柯鹼釋物之後，藥效在短短數秒鐘內直達腦部，藥力迅速而強悍。因此之故，使用古柯鹼釋物所冒的風險比使用古柯鹼其他家族成員來得大。也因藥效強而有力，古柯鹼釋物有時被歸類為不同於古柯鹼及其家族的另一類新藥。

速食古柯鹼

(Crack)

速食古柯鹼被稱為 Crack 的原因在於吸用時，其所含烘焙粉殘渣因高溫而劈啪作響。事實上，速食古柯鹼指的是隨時可用的古柯鹼釋物。製造古柯鹼釋物需要專業的設備及具揮發性且易燃的鹼劑，因此過程不但耗時、費錢，而且具危險性。如果溶劑控制不當，很快就會著火，此時古柯鹼釋物可能被燒焦，或者完全破壞消失。而速食古柯鹼就容易多了，只須將古柯鹼粉末加以烘焙粉及水處理即可，不但過程簡單而且立即可用。速食古柯鹼外觀為黃蠟狀之小藥丸或細片，一般以小瓶買賣，看起來比食古柯鹼鹽酸便宜，但若以重量計，速食古柯鹼價格高昂得多。由於不溶於水，速食古柯鹼很少以注射法或鼻吸法使用，煙吸使用者居多。

速食古柯鹼並非浪得虛名，它對古柯鹼釋物及古柯鹼的影響不亞於速食店對漢堡的影響，在它出現之前，一般古柯鹼使用者很難得到古柯鹼釋物。自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間，它嶄露頭角之後，使用者激增，在某些地區，它甚至成為主要藥品。

零售商喜愛販賣速食古柯鹼，因它具有容易處理及高利潤的特色。一支古柯鹼製成速食古柯鹼後販賣，淨利在三倍以上。再者，速食古柯鹼具有易使人上癮的特性，毋需擔心顧客來源。

古柯鹼使用者喜愛速食古柯鹼的原因可歸類如後。首先，以每次用量計，它比古柯鹼粉末便宜得多，其次，它的藥效快速、強烈而集中，不亞於注射古柯鹼；另外，速食古柯鹼以吸煙方式使用，比起其他用藥法，這是一種最安全的用藥方式。

很多速食古柯鹼使用者描述這種藥具有令人一見鍾情的能力，因於使用一次之後就全然著迷而不由自主地再度使用它。速食古柯鹼的確具有強迫性、易上癮性，但是否如愛用者所言，是種完美的藥，就不得而知了，因傳言可能來自街頭的現身說法，但也可以是市場策略。☆



份魁活了。
的地底，嗑藥後我覺得自己這一部
平時我的女性特質被深埋在黑暗



但「毒品」又是什麼？是安非他命？是海洛英？是大麻？或是古柯鹼？……或許是吧，據

說它們會叫人興奮、上癮，使人在生理或心理上無法自拔。可是，香煙、酒類、可樂、甚至茶葉、咖啡不是也有類似的效果？如果是這樣，那麼「菸酒公賣局」（真糟糕，它快私營化而只剩下幾家大財團才有能力承購，來繼續經營，賺取巨利）、「××可樂」、「××茶行」不是成為有牌的大型「毒品」生產、銷售的公營或私營企業集團？我們要「反」這些嗎？或我們是否得再勞駕某部長去美國亞特蘭大「××可樂」公司實地考察這家公司的飲料在二十世紀初的原料中有古柯鹼，這也是它叫「××」可樂的緣故？）

如果我們不想再犯「人云亦云」的毛病，如果我們不願重蹈「聽信官員保證」的覆轍，如果我們不再那麼輕易的在一切判斷之前先塗上一層蓋住一切可能是道理的情緒式、道德性、政治式雲霧說法，那麼事實上，那些在台灣給「定罪」為「毒品」的東西，只要在人們吸、食後不會「當場陣亡」，其實都可算做是「食品」。

當然，每種可食而且可續食（這點很重要！）的物品都有其特性，也分別對人的某些生理、心理狀況產生作用，而且也依社會當時的條件，分屬不同階級或性別的人群使用。只是隨著草藥知識的增進（這也是長時期隨著許多人的食用「效果」整理、探討出來）、西方「醫學」知識與技術（如：製造合成化學品）的發展，有些東西給訂為「藥品」，專門用來「修補」首先是上層階級人們的一些「毛病」。

文/許微惠

二次大戰的鼓手

安非他命又稱為 Speed，為一合成興奮劑，作用於中央神經系統。安非他命運作的方式目前仍是一個謎，但一般認為它模仿腎上腺素的刺激作用。安非他命，如同腎上腺素所分泌的副腎素一般，對腦部特定之化學物質起作用，並藉此刺激腦及神經系統。使用安非他命後，身體反應為呼吸及心跳加速、瞳孔放大、食慾減低。

藥力

安非他命作用力之強弱依以下數個原因有所不同：一、用藥者的心理及生理狀態。二、用藥的原因。三、所用安非他命之純度。四、用藥時周遭的環境。

安非他命發生作用時，使用者感到自信、興奮、善於交際、充滿活力、睡覺及飲食的慾望減低、身體器官敏銳度減低、身體器官敏銳排尿困難、喋喋不休、對於某些想法及行為特別熱中。當藥效消失時，興奮感被低潮所取代，用藥者此時覺得疲倦、沮喪、煩躁不安、並且飢餓。

由於使用安非他命時通常睡不著也吃不下，因此與使用其他藥物日出而作、日落有息的模式不盡相同。安非他命使手者通常以不間斷的方式使用此藥，其藥效可持續數天至一星期之久。用量大者甚至持續使用直到藥物用盡或身體疲倦不堪才停止。

長期連續使用之後持續性及集中性會減弱，起先出現間歇而短暫的沮喪；繼而焦躁及精力旺盛的情緒交雜發生。這種反覆的情緒可能導致心態上的錯亂及更具暴力性的行為。舉止間存在著重複性並且更著魔於某種想法。當藥力逐漸衰退之後，用藥者需長而沈的睡眠，沮喪的情緒及奇異的疼痛出現。

娛樂用途

大多數安非他命使用者純粹出於好玩，尤其在參加舞會或聚會時，吸安非他命是朋友間交際性、社會性的行為。大多數人在周末時用藥，工作日時則完全不使用。用藥者行為模式為偶爾使用，數年後幾乎不用。很少人因用安非他命有發生問題，喜用高劑量、用藥次數過於頻繁及以注射方式用藥者除外。

安非他命有時用來作為幫助性愉悅的藥物，因為它可以延緩性高潮（男女皆然）、延長作愛時間。然而，長期使用可能導致性無能或冷感。

醫療用途

有大量工作或研讀待完成的人們常常寄望安非他命為他們克服疲倦感，使其精力充沛、心志集中、充滿自信。事實可能適得其反，使用安非他命後行動上可能迅速而有活力，但正確性及判斷力降低，實際的工作成效往往不是用藥者感覺到的。

安非他命目前很少用於醫療步驟上。曾有醫生將其使用於減肥求醫者，但目前越來越多專家覺得安非他命不適於減肥。原因如下，求醫者飲食習慣並無改變，停止使用藥物之後，往往重量又增加。為體重問題所苦惱的人此時除了要承受用藥之後的沮喪感之外，還須面對問題並未解除的挫折感，情況反而更糟。

安非他命也可應用於癲癇症患者及過動兒的治療上。安非他命能使一般人精力充沛，但卻具有平靜過動兒的藥力，但也有醫師主張不宜對兒童使用安非他命。

歷史

安非他命在一八八七年由一位德國化學家 Edeleano 發現，他當時將之命名為 phenylisopropyl amine。當時這項發現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一九二〇年安非他命成為麻黃素的代替品，主要用於治療氣喘等病。一九三二年，Smith、Kline 及 French 將安非他命介紹到美國，當時主要作為苯甲胺（中樞神經刺激劑）吸入劑的成分之一，美國醫藥協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為這種藥命名為安非他命。

安非他命初抵美國時，它的興奮作用即被用藥者發現。它的藥效很快在用藥者間流傳，他們可以在任何一個櫃台買到它，就像買任何一種吸入劑一般。安非他命以神奇新藥品的姿態在美國用藥者之間傳播開來，用藥者為它取了各種匿名，如超人之藥（superman pill）、活力之藥（pep pill）、神奇腦藥（brain pill）等等。

一九三〇年代，安非他命在美國新紅乍紫，但它的副作用也一一被發現。為了處理安非他命帶來的種種問題，美國政府在一九三八年間規定，安非他命只在醫師處方下才可使用。但這其中仍存在一處漏洞，即成藥式的吸入劑任何一個藥店均可販售。

於是很多人買來吸入劑，打破外殼，以裡面的填充物得到藥物高潮。這種情況在美國及英國皆然。

下文接第十四版



（攝影：Alejandro Balaguer）
CIA, 1989.3.PP.20
▲摘取古柯葉。選自 NA-

上文接第十二版

至於可食之物到後來再區分成「藥物」與「禁藥」，這已不單純是純食物、純醫學問題，它更牽扯到一個社會或國際間的政治經濟學：那些人來決定那些東西該不該禁？那些人由「食品」、「藥品」、「禁藥」的區分（這也是種權力運作）得到好處？……

欺侮。而我對這種官方混淆不清的「反毒」理念與那可歸為「唯心式」的「反對」，很×××哩！

台灣的「反毒」讓我想到那在拉丁美洲包括秘魯、玻里維亞與哥倫比亞三國的安迪斯高原

（Arlean Highland）所生產的有人指控為近十多年來的「毒品新寵」，有人讚為解救全國經濟、解決民生問題的古柯鹼（Cocaine）。

或許，讓我們先放下道德式、醫學式、個人式考慮方式，而由歷史、社會角度切入，來看看古柯鹼的一些做事。

我們都知道古柯鹼是由古柯樹葉提煉出來，古柯樹也只有熱帶以下的緯度與一千五百公尺高度以上才能生長，安迪斯高原正是古柯樹的原產地與最佳繁衍場所。

安迪斯高原上，各部族居民與古柯葉的關係已有幾千年歷史了。他們食用古柯葉子泡出的茶來自用或招待客人，他們也會用古柯葉配上一些含鹼質的木屑，這有些像我們所流行的檳榔，在嘴中咀嚼。

下文接第十四版

上文接第十三版

一九五九年，美國禁止一般藥局販售吸入劑，英國則至一九六〇年代才禁止。在這段期間內，有些吸入劑包涵幾乎半公克的安非他命硫酸鹽。

第二次世界大戰將安非他命的使用推到最高點。所有涉入戰爭的國家幾乎都大量使用此種藥品，僅在英國一地軍隊用的安非他命數量在七千二百萬片之多。軍隊鼓勵軍人使用安非他命，然這些軍人對藥物的需求並不會因退伍、回到社會上而消失，於是安非他命的需求量快速增加。日本甚至出現戰後安非他命使用風潮。當時日本人認為安非他命具有神奇療效，它被廣泛而自由地運用著。一九四六的醫療記載上曾列出安非他命可治療三十九病癥，但目前證實全為錯誤。

一九五〇年代，英人對安非他命需求逐年增加，藥店生意興隆。儘管英政府後來規定安非他命只有醫師處方時才可使用，但整體需求量並未減低。醫師隨意使用安非他命，從肥胖的家庭主婦、疲憊的工人、憂鬱病患、到任何一個需要提神劑的人。

一九六〇年初，英國街頭出現一個由年輕人組成的團體，稱為摩登族（the Mods）。這個團體的成員崇尚乾淨穿著，喜愛靈魂樂、成群騎速克達呼嘯街頭，他們與穿皮衣、騎摩托車、嗜聽搖滾樂的族群水火不容。當銀行休假日，這兩個族群的年輕人常在海邊小鎮發生群鬥。摩登族（the Mods）喜歡使用維勒摩（Drinamyl）、德克斯德林（Dexedrine）、或優若菲特（Durophet）之類的安非他命。這些安非他命（Durophet）之類的安非他命與前述的安非他命並無極大不同，但當時的抗議風潮越發旺盛，英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這些藥物。在一九六四年時，非法擁有安非他命成為一項罪行。

笨蛋！誰教你飛
氈和大麻混在一
起用的？！



一九六七始，醫師用安非他命注射劑來治療有注射海洛因或古柯鹼習慣的毒癮者。有些醫師認為此法即具療效，有些則純為經濟之故。至此之後，使用安非他命注射劑處方的醫師遽增。曾有一份記錄顯示，一位醫師在一九六八年的某一月間開出了二萬四千劑注射品給一百位病人。

當注射劑在黑市氾濫之時，有些以藥片型態使用安非他命者也開始嘗試注射劑。熱絡的交易曾一度因政府規定注射劑只能由醫院處方獲得而冷卻。但用藥者旋即又將注意轉移到藥劑

用的安非他命硫酸鹽上，結果使得有些化學家拒配此藥。

為了因應一九六〇年代關於安非命命的種種論戰，英政府成立了韋恩委員會（the Wayne Committee），專職於報告安非他命及 LSD 的使用情況。一九七〇年初，委員會提出報告，於其中建議醫師處方宜少用安非他命，使用量過繁的醫師當以懲戒。事實上，在報告出之前已有多數醫師自願停止使用安非他命。一九六六年時約有五百五十萬個以安非他命作為興奮劑治療中樞神經系統的處方，五年後只餘三百件。

下文接十五版



（攝影 CARETAS）
NACLA. 1989.3.P.22
的游擊隊氣勢日旺。還自
在秘魯「烏亞戈谷地」

力，以及避在既成都市與鄉間做大型土地改革的危險。但那如同台灣這幾年所流行的「新市鎮」開發，總不能無中生有；秘魯政府為了能引進年輕人口勞動力，也特別修建了快速道路，同時擔保新土地的分發、銀行貸款以及技術服務來協助咖啡種植或畜牧業。

鄰近的玻里維亞政府也在一九六三年跟進，在「卡帕爾」（Chapare）推動類似的規劃。

年輕的勞動力一波波的來到這兩個地區，只是政府好像「食言」了；人們被「放了鴿子」，鴿子可亂放，可是人怎麼活下去？

下文接十五版

上文接第十三版

之所以如此做，總有些目的：禦寒、止飢、解除「高山病」徵狀、治療頭痛、辛苦勞動後的腰後背痛、補充平日難得到的礦物質等。當然，除了這些「療效」，它們還具有社會、宗教、儀式性作用；正如我們會與人分享煙、茶、檳榔一樣，當地人與朋友相聚，與人做買賣時也會共嚼古柯葉，共飲古柯茶。

一切原本都很「自然的」，古柯樹、古柯葉

只是自然生活的一部份，沒什麼大驚小怪的，幾千年來都是如此。

只不過了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情況有些變化。秘魯官方在「美洲開發銀行」（IBD）的支持下開展「國土開發計畫」：把目標指向東邊熱帶雨林中人煙稀少的「烏亞戈谷地」（Huallaga Valley）處女地做「殖民」。當然這樣做另方面也解決了人口成長對土地需求的壓

上文接十四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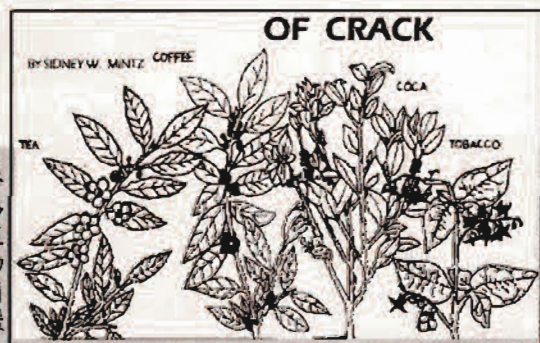
當取得安非他命的傳統通道漸漸被阻斷而需求量仍高居不下時，有些違法製造商開始以粉末型態出售安非他命。粉末狀安非他命因以用藥方式簡便而大受歡迎。非法製粉末狀安非他命因以用藥方式簡便而大受歡迎。非法製造商將粉末狀安非他命，或任何中樞神經刺激劑成藥中所含的安非他命。

成藥及治療劑式的安非他命如今早已消失於街頭，目前所出現的安非他命皆為違法製造者在秘密實驗室中生產所得。安非他命便宜而容易製造，其基本化學原料可以利用任何一個工業清潔產品代理商的名義取得，甚至在家中廚房都可以製造安非他命。

種類

安非他命擁有上百種類，可約略分為三大族群，安非他命（amphetamine）、德克薩安非他命（Dexamphetamine）、及曼莎安非他命（Methylamphetamine）。

安非他命為三者中藥效最弱，街頭上最常販售、使用者最常用之藥。安非他命與德克薩安非他命混合可作成藥劑苯甲胺（Benzedrine），此藥劑通常作為中樞神經刺激劑。德克薩安非他命又名為德克薩均（Dexedrine），藥效較安非他命強，但因其對心臟作用較小故較安全。曼莎安非他命又稱為曼莎均（Methedrine），藥效為三者中最強。



毒品植物圖鑑

上文接十四版

比較「幸運」的是在一九七〇年代初，古柯鹼變為歐美等第一世界「逆文」（Counter Culture）潮流的「新寵」；需求量大，賣價也自然提高。而當地新移民、老居民也似乎在二十多年前就比台灣官方更早領悟到「一鄉一產業」的道理；於是在短短期間，原本是宅邊、路旁、林中不起眼的古柯樹，就宛如台灣的茶、檳榔樹般，占滿了一座座的山頭、山谷；原本只是最平凡不過的生活

分類

英政府於一九七一年成立藥物濫用條款（the Misuse of Drug Act 1971），其中規定在內政部的督導下將藥物分類並編成目錄。分類共ABC三級，非法攜帶、製造、販賣、供應藥物者將依其所擁有之藥物級數高低而決定罰金及罰役。A級為最嚴重者，餘依此類推。編成目錄的藥品為須加以適當管理的禁藥，目錄中規定某種禁藥是否能以醫師處方形式使用、若需使用時要留下何種紀錄、何種團體能製造或擁有這些藥品等等。依英政府的分類，非法而常用的安非他命共分三類，略述如下。

安非他命硫酸鹽（Amphetamine Sulphate）

此為目前最常見的安非他命，外觀白色粉末，有時也以淺灰色或淺粉紅色出現。販賣時以克、半克、或四分

食品變成了國際性企業中的商品。而「烏亞戈谷地」與「卡帕爾」也成為全球古柯原料最大的生產地，古柯鹼也變成安迪斯高原諸國極重要的外銷品。

有趣吧？！

當然，由不起眼的日常「藥草」到成為國際性商品，由古柯樹到古柯鹼，也不是無中生有。這需要二層次的分工：「國際分工」與「勞動分工」。勞動創造社會價值，而國際性交易決定市場價格。

在勞動分工方面，依據專研究安迪斯地區古柯鹼現象的卡薇（Joann Kawell），粗略統計，在秘魯、玻里維亞與哥倫比亞南美三

先生！
這是大麻的意見調查，
嗯！
受訪者中一人說「不抽」
十七人說「棒極了！來點兒吧！」
嘿！有人需要嗎？

之一克計，比起其他藥品，它的費用便宜得多。用藥方式不拘，鼻吸、吞食、注射、煙吸法皆可。藥效歧異性大，常與其它粉末混合使用。

曼莎均（Methedrine）

曼莎均較不常見，販售單位、用藥方式與安非他命硫酸鹽相同。外觀為白色粉末狀，有時接近結晶狀。藥效較安非他命硫酸鹽強。曼莎均的使用者較偏好注射法，因此藥以注射法使用時常帶來一陣初期、短暫的快感。

結晶狀的曼莎均又稱為「冰」（ice），用藥者通常以煙吸法使用此藥。粉末狀及結晶狀的曼莎均化學結構完全相同，至目前為止尚未發現在由粉末變成結晶體的過程中，是否增加了新的成分。

藍劑（Blues）

藍劑為小而藍色狀的藥片，成分包含安非他命及其它鎮靜劑之混合。藍劑通常品質不高，易生副作用。在前述摩登族（the Mods）盛行於英國街頭時，藍劑曾因為它們的愛用者而風行一時，但目前已十分稀少。用藥時可以搗碎再注射，但一般以吞服居多。

非法安非他命藥效不一，其強度與混合粉末的多寡有關。安非他命很少以純粉末的型式使用，而是混合以葡萄糖、咖啡因、某些溫和鎮靜劑、麻醉劑魯卡因（procaine）等粉末。一般而言，這些物質是無害的，但若混合以玉蜀黍澱粉、爽身粉等物質，再加以注射入人體，則極其有害。



國中，共約有六〇萬人「直接」投入古柯鹼的生產與銷售；從事種植，古柯樹的農民有四十五萬人；負責把古柯葉與火油（Kerosene）用腳在坑中混合、揉擠等勞動密集式工作，而製造白膏的人有十五萬；把白膏運送到哥倫比亞或與原產地較遠的偏僻實驗室的人約一萬五千；在實驗室中把白膏提煉為古柯鹼的技師有二千五百人，再加上從事進出口生意（包括大盤拆客）的一千人。

在國際分工方面，大致可分為三方面：邊陲區域的安迪斯地區農民負責生產，歐美中心區域，主導消費，而哥倫比亞的以「梅德林」（Medellin）與「卡利」（Cali）兩地為主的企業集團則負責（私下）行銷，指導收成量，安排古柯鹼生產過程分工。

下文接十六版



九零年代之藥

- 及其他具迷幻性質之安非他命 文/許微惠

Ecstasy 通常簡稱為 E，藥效兼具興奮及迷幻作用。E 為非明雷斯拉銘 (phenylethylamines) 族群之一員，此族群又被稱為具迷幻性質之安非他命 (hallucinogenic amphetamines)。非明雷斯拉銘與安非他命族群的結構類似。在高劑量時，這些藥物都能對末梢神經系統產生明顯的刺激，同時使心跳加速、血壓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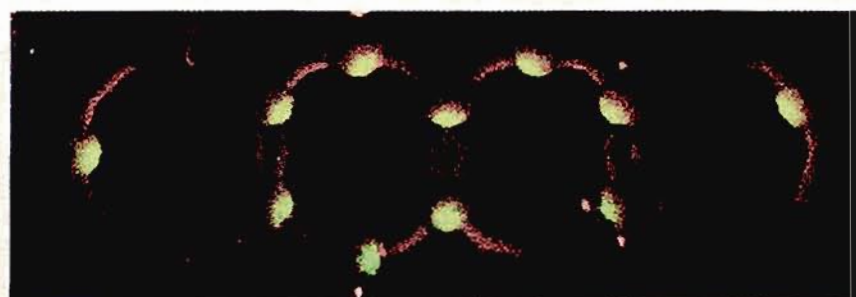
由於非明雷斯拉銘的分子結構非常簡單，因此可製造出大量而效果不同的衍生物。這些衍生物有些可以在非法藥物市場買到，有些在英國十分流行，有些則乏人問津。非明雷斯拉銘家族包括 STP、MDMA、麥斯卡琳 (Mescaline) 及較具危險性的 PMA、TMA 等。其中最常見的為 MDA 及 MDMA。MDMA 就是用藥者口中的 XTC 或 E，此藥在英國幾乎隨處可得。

MDA 及 MDMA 都是人工合成物，原料主要由肉豆蔻及黃樟油中提煉。最初這二種合成物應用於降低食慾方面，後來精神科醫學及心理療法亦使用此藥。雖然二者在化學反應及藥效上類似，但因活化劑不同之故，MDMA 藥效較 MDA 短。二者皆對腦脊髓產生作用，影響到用藥者的睡眠、情緒、性行為、對痛的知覺，並使用藥者產生侵犯性。

藥力

E 作用時間約二小時左右，若在藥效將消失前再服新劑量，可使效果加強，持續到六小時以上。MDA 作用時間較長，單獨一劑即可持續 4 ~ 6 小時。二者皆具興奮劑及迷幻藥的特質。用藥之後，脈搏加速、血壓升高、瞳孔放大、食慾減低，但不會出現使用安非他命之後的興奮狀態。些許劑量能引起平和的幸福感，高劑量則效果類似 LSD。

當藥力作用時，溝通與對人的關係變得重要，愉悅平和的情緒出現。用藥者產生溫暖及關懷的反應，有與人親密溝通、接觸的慾望。由於以上所述藥效，美國精神科治療師極愛以此藥作為治療過程之一部份。但 MDA 及 E 目前在美國皆屬非法。



Ecstasy 的分子結構圖

MDA 及 E 一度被誤為是一種鼓動正面情緒，且不會上癮的藥。使用量過大時易出現不愉快的反應，用量致死的情況較少。高劑量者會出現噁心、暈眩，及下顎劇烈顫抖等症狀。暫於短期內多次使用及企圖抗拒藥物帶來幸福感的用藥者常經歷焦躁的情緒。另外，睡眠問題及心情沮喪亦為用藥者需面對之後遺症。總而言之，MDA 及 E 是種能夠與人和諧相處，但偶爾會製造點小問題的藥。加拿大毒癮研究基金會 (the Addiction Research Foundation in Canada) 曾為 MDA 下評論道：「MDA 極為溫和，因劑量太高而導致危險是缺乏自我約束的結果。」E 則比 MDA 更為溫和。

娛樂用途

大多數人用 E 為了好玩，在周末夜與朋友到俱樂部時小小放縱一番。除非大量使用或連續使用且期間過長，使用者很少發生問題。

醫療用途

E 及 MDA 目前皆不使用於醫療程序上。儘管他們曾被應用於減低食慾精神科醫學、心理療法上，目前並無任一家藥品製造商以具醫療效果的商品推出。

歷史

1910 年 MDA 第一次在德國合成成功，當時以減低食慾藥劑之名申請專利。數年後，美國科學家 Gordon Alles 因不慎誤服而發現它的迷幻效果。至 1960 年代，MDA 在美國不僅是精神醫學療法的一部分，也當作具娛樂用途的藥品之一。

MDMA 於 1912 年問世，1914 年由德國 MERCK and Co 製造成功。最初亦應用於減低食慾，1950 年代 LSD，MDA 等藥品同樣運用到對抗共產主義的戰場上。

此後數年，MDMA 一直默默無聞。1970 年代中，美國藥劑學博士



亞歷山大·西格林 (Dr. Alexander Shulgin) 在精神藥學期刊 (the Journal of Psychedelic Drugs) 上發表文章，其中指出 MDA 與 MDMA 為同功異質體。在 MDA 成為禁藥之後，MDMA 很快地取代了它的地位，直到 1980 年代，MDMA 仍為合法精神療法藥物。根據一份 1981 年美國藥物實施機構 (the American Drug Enforcement Agency) 的資料顯示，一主要城市一個月可以消耗掉三萬單位的 MDMA 與 E。在 1980 年代初期被介紹到英國，1987 年時傳遞於俱樂部之間，1988 年春，E 已成為當時最流行的藥物。

MDMA 與 E 皆被稱為「設計師的藥」(designer drugs) 或是聰明的藥 (smart drugs)，雖然事實上，他們並不完全是。「設計師的藥」一詞由加州大學漢德森博士 (Dr. Henderson) 創造。起初用來指稱所有芬太奴 (一種作為止痛劑的綜合藥物) 的同功異質體，也就是說，這些藥都具有類似的化學式，但結構略有出入。威森、恩德博士 (Dr. Wesson MD) 給予這個名詞更廣泛的說明——某類綜合人工合成藥物，其影響中央神經系統的藥效加以保留，但改變分子結構以逃避刑責。這就是 MDA 與 E 目前在美國的情況。二者藥效相仿，但 E 之化學結構稍作改變以期合法。在英國，E 與其他設計師的藥皆為違法。

MDA 與 E 的種類

MDA 與 E 在高純度不含雜質時為白色粉末狀，以藥片或膠囊形式出現者其劑量約在 50 ~ 150 毫克之間。在英國，MDA 數量不多，E 則四處

可尋。出現在英國街頭的 E 劑量在 125 毫克左右，膠囊及藥片顏色依購買地點不同而歧異度大。

其他具迷幻性質之安非他命

STP / DOM

STP 又被稱為 DOM，是一種強而有力的人工綜合迷幻藥。外觀為白色無味粉末，結構上類似 MDA 及安非他命。純 STP 在 1 ~ 2 毫克小劑量時能刺激中樞神經系統，產生溫和、幸福、友善及愉悅感。5 毫克左右等大劑量時，則效果類似 LSD，影響包括產生視覺性幻覺，對外界認知改變，整個人由現實環境抽離。

PMP

PMP 為人工合成劑，兼具興奮劑及迷幻藥效，目前無醫療用途。PMP 常以 MDA 之名販售，藥效類似 MDA 但藥力較強、危險性更大，一般用量於 70 ~ 75 毫克之間。

TMA

TMA 為人工合成迷幻藥，外觀為黃粉狀，結構類似 MDA 及安非他命。用量介於 150 ~ 200 毫克之間，用法以口服、注射居多。低劑量時產生

暈眩、輕微頭部沉重感、愉悅、友善、感情缺乏控制力等現象。

一般人用藥後感覺自己正處於不同星球上，周遭日常事務完全改變。安非他命藥效作用時所作隨的特徵，如興奮、缺乏協調性、瞳孔放大、流汗、體溫升高、心跳加速、食慾減低等亦相繼出現。

MMDA

與此群其他藥劑相仿，具興奮及迷幻效果。藥效與結構類似於 MDA，使用時血壓升高、心跳加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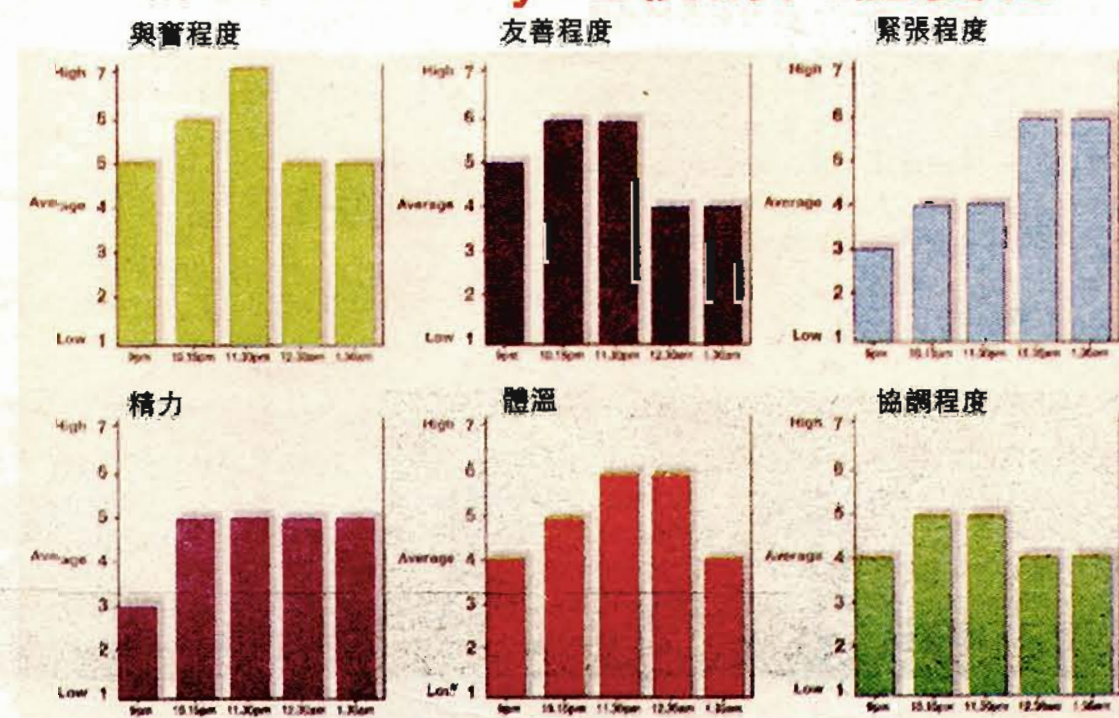
Mescaline 梅斯卡琳

梅斯卡琳可以人工合成亦可由仙人掌中萃取。提煉時先取仙人掌之頂部或根莖，加以乾燥、切片、磨碎後放入膠囊中。梅斯卡琳的化學式在 1918 年左被確認，當時引起大眾一陣興趣，但如今已沒沒無聞。梅斯卡琳可以口服、煙吸，或注射。一般劑量約 300 ~ 500 毫克間。服用之後感覺愉悅、五官知覺敏銳、處於夢遊狀態、產生幻覺、思考困難。生理徵候為瞳孔放大、心跳加速、血壓升高、冷熱感覺交替出現、有時嘔吐、食慾減低。

Phantasy 狂想藥

將梅斯卡琳與 MDMA 混合而成，藥效亦為三者之綜合。 ☆

服用 Ecstasy 之後的人體變化



而也正在這種勞動分工與國際分工的狀況下，安第斯高原的居民生活與三個國家，狀況也有所改變：大片熱帶森林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單一「經濟作物」：古柯樹；與古柯樹生產、製造與銷售直接／間接相關的工作機會暴增；山谷小鎮中銀行分行、餐廳、旅舍、汽車的倍增；運貨私人飛機或天川流不息。另一方面，祕魯、玻里維亞與哥倫比亞三國政府也因古柯樹帶來的外匯存底與稅收多少減輕，外債的壓力與增加經濟的建設與發展。

古柯樹在八〇年代已成為跨國性企業，而對這企業比較關注的是那在北方據說是喜歡「自命為世界警察、自封是正義化身、自認是民主象徵」的亞美利堅共和國政府。由於從八〇年代初至九〇年代中十幾年間政權起起伏伏，漸漸繼續的在北、中、南美洲和古柯樹有關的論調與行動，我們倒可初步做出兩點總結：(1) 美國官方在口中「反毒」，手中卻或明或暗的支持或放任古柯

樹的運輸與買賣，(2) 「反毒」大多只是美國政府為掃除它所不欣賞的拉丁美洲一些政府或進步社會運動的藉口。

就第一點而言，先不論五〇年代緬甸等「金三角」地區鴉片、海洛英的生產與銷售是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的飛航運輸、泰國的軍隊保護以及台灣的資本有關，或八〇年代初在俄軍占領的阿富汗大量冒出的鴉片以及抗蘇的游擊隊的形成與武器的支援，皆與「中情局」與在巴基斯德的情報單位有關；就近的來說，哥倫比亞在八〇年初古柯樹交易的興旺，也多少與美國「明白」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桑丁諾革命政權」的「反抗軍」(Contra)，以及「中情局」的捲入有某種曖昧。畢竟，從事「毒品」活動所獲得的暴利可不需表明，也毋需受預算限制，檢查的轉入其他的陰謀、鑽營活動，與軍火、人員的收購與收買。

另一方面，美國對一些「比較聽話」的拉美政權或勢力，如宏都拉斯的軍頭們、巴拿馬的諾瑞阿戈 (Manuel Noriega) 總統等「盟友」與「毒品」的牽聯，則視若未睹 (置其中較「衰」的是諾瑞阿戈；他在八〇年代末期不再對美國「有用」，而自己也逐漸坐大，不再如此「聽話」時，美國反指控他涉及「毒品」販售，而於 1989 年向巴拿馬進軍。諾瑞阿戈逃入巴拿馬市梵蒂岡大使館尋求庇護，可是「天主」遇到美軍也似乎講不清道理，使館請他離開，於是美軍把這位總統運回邁阿密美國法庭審判。)

就第二點而言，我們可看到美國政府在這十幾年間有事沒事的就向古巴、尼加拉瓜「桑丁諾革命政權」或拉美左派社會勢力等發砲，指控它們支持國際「毒品」販售，是國際共產運動欲摧毀西方自由、民主的手法。

當然，隨著動口而來的是能動武就動武。美國

政府在 1986 年雷根主政下，也分別向中美洲、南美洲發起動作較大的「向毒品宣戰」類軍事活，而取代以往由「藥物強制局」(DEA) 主帥的局面。雷根把「國際毒品的銷售」上綱到「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層次，而分別派遣軍事顧問特種部隊顧問等，到宏都拉斯與安多斯三國，當地軍警合作，訓練當地軍警「掃毒」能力。希在一九八八年上任後，更強化這「國家安全政策」；更多的經援、軍援，更多小部隊基地、報站的設立。只是經過幾年這種「低強度衝突」(low-intensity conflict) 式的且由供應面切的「反毒作戰」，不但沒消滅什麼「毒品」，而抬高了更地下化的古柯樹的價格，引導更多的投入；反而逼使手無寸鐵的農民往更偏僻的地盤更多的古柯樹；反而使古柯樹生產行的地盤更擴大到巴西、墨西哥等地；反而使秘魯、玻里維亞的農民更支持控制當地的反政府的毛派「光明大道」(Sendero Luminoso) 游擊、玻里維亞的勞工更加「騷動」……這一切

得到柯林頓一九九二年上台情況才稍微調整，「反毒」不再是主要課題。

另外也有不少人士指出，美國在拉美國家的「向毒品宣戰」動作主要目標倒並非「掃毒」，而是藉此施與對拉丁美洲另一種軍事的介入：以宏都拉斯為基地欲掃除尼加拉瓜「桑丁諾革命政權」、藉「反毒」來掃除那已快把秘魯變色的「光明大道」游擊隊；它另外也利用「掃毒」的機會來操縱自越戰性敗後，重新調整其對第三世界的作戰方式：小單位、輕裝備、游擊式、不直接出面的「低強度衝突」戰術。

講的已夠多了。讓我們回來看看自己。台灣官方的「反毒」，反得不清楚；不過至少它應不會像在拉丁美洲或其他一些地區，「反毒」只是個幌子，而實際要反、要打擊的，或是不聽話的政權、或是某進步的社會運動勢力、或是某大資本集團、或甚至是「異己」族群……台

灣還沒到達那種「氣候」或那種「美學」，即使它對美國的「依附」絕不比拉美諸國低。

有些「藥物」用多了，的確對人「不適當」，但我們需要政府來「告訴」、「指導」我們什麼能做不能做？另一方面，我們比較關心的是為什麼在台灣有這麼多的人需要靠生產、販售、需要靠食用某些特別的「藥物」才生活的下去？「藥物」的流行或許不是原因，而可能是更大的社會經濟剝削、政治宰制的後果。

在問題焦點還不清楚時，就一頭栽進，道德武的「反毒」，只會把問題弄得更嚴重。我曾聽過這麼一句話：「吸毒」不會上癮，「製造、銷售毒品」反而會上癮。我比較開始有點擔心：「反毒」也會「上癮」嗎？

後記：

寫完這篇文章，發現自己竟然抽完兩包「長壽」香菸、喝完八杯咖啡、一保特瓶可樂、三百元檳榔、六罐啤酒以及一點點哈哈！而且，不論文章寫的好壞，一切據說都是這些「食品」惹的「禍」。

電影白化症

從《好男好女》

《超級大國民》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看歷史影像書寫

那些被禁止寫作、出書、換出自己歷史說法的人民，仍舊有辦法記錄歷史、記憶它、使它保持新鮮並且使用它。在十九世紀，人民的歷史有完整的抗爭傳統透過口述、書寫或歌謠而傳遞下來。現在有整套裝置建立起來阻擋人民記憶的流傳……，今天更有了像電視與電影這種更有效的工具。

— M. Foucault

文 / 王錦華

攝影 / 丘德真

圖片提供 / 藍博洲

萬仁影業

新鋒影業

傅柯在敲我們的頭。當八九年《悲情城市》上映後，隨著《刀瘟》、《童蒙萬歲》、《香蕉天堂》等以台灣戰後四〇年代歷史經驗為題材的一系列電影的出現，被傅柯敲到頭的人，全都舉起手說：有問題！他們仿效傅柯批評 Louis Malle（阿門！他終於也隨傅柯安息了）的《守夜人》的模式，企圖暴露前權與權利集團控制人民記憶的種種手法。

被傅柯敲過的頭仍有點癢。但短短幾年間，由於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種種討論、探求，以一種沛然莫禦的衝量衝垮了台灣歷史意識的許多老舊結構。當李登輝以總統身份向人民道了歉，二二八紀念碑巍然豎起，二二八和平公園誕生……文學、音樂、美術界的創作者紛紛投入相關題材的創作之中，在這個向龐大不義征伐的時代震園中，影像工作者也企圖經由影像傳播能引起普遍性震撼的功能，透過影像重塑人民的歷史記憶，達到他們美學與政治（Poetics & Politics）結合的目的。

就在去年，侯孝賢完成了他「台灣三

部曲」中的最後一步影片：《好男好女》，並出資邀請關曉榮、藍博洲拍攝記錄白色恐怖歷史的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今年萬仁也推出了反省國家暴力下，個人生命自我救贖的《超級大國民》。在當前歷史時空下，隨著二二八、白色恐怖相關史料紛紛出土，本土化歷史主軸也在砲聲隆隆的海域中劈波闖關上，新一波政治電影的出現，除了標示這批戰後出生的創作者對歷史與現實的異質觀點，也顯露出不同史觀的創作者對台灣歷史詮釋權與發言權的爭奪企圖。

在缺乏對話的媒體意見中，由於「政治正確」的階段性考量，以及「大和解」的曖昧氛圍，大家普遍肯定這些影像工作者嘗試建立歷史認同的良意。於是，我們看不到更細緻的視影片中的歷史、政治、電影美學、女性意識等多元的分析評論。被傅柯敲到頭的人，不願缺席。

在我們這次企圖引起多元觀點相互對話的專題中，藍月瑜以「聲音政治」的辯證角度，質疑三部影片中的政治歌曲的背景與出發：反抗殖民的民族革命份子所高唱

的歌曲，竟是代表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吊詭現象；對這三部影片持有高度觀察興趣的陳儒修，在肯定新台灣政治電影的人文關懷之外，也觀察到統獨兩派歧異的歷史觀；林則良在隱喻的修辭策略下，大刺刺地對侯孝賢的「悲情」與「鄉愁」兩面制式大旗，劃上絕不懷舊的兩個大叉叉；在藍博洲、關曉榮的說明中，我們看見了二位一體、永不妥協的社會主義理想實踐者，對台灣現實社會擡起拳頭敬禮的姿態；江文瑜以女性主義的角度，細緻地挑出三位男性創作者對女性形象、女性意識的塑造謬誤，進一步強調女性口述歷史的重要。

這只是一個開始，我們丟了一塊石頭。聖經上說：真正乾淨的人，才能丟那第一塊石頭。我們或許不夠乾淨，我們和這個社會近五十年的容忍，和大多數人長久的默許一樣都是極權政治種種程度不同的共犯；但我們都被傅柯敲過頭，頭上腫了一個包，這也是一種自願的「受難修辭」與「受難意象」吧！

我們丟了一塊石頭，目標就是你。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文 / 萬蓓琳

——五十年代白色恐怖鉤沈錄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首映於九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政治受難者春祭祭典上，一部以真實影像採集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鉤沈錄。在當下大和解的政治現實下，拍攝者仍堅持為台灣左派青年進行歷史復原之必要。

該片的拍攝者藍博洲、關曉榮多年來延續人間雜誌寫實風格與人道主義理想，並高舉社會主義理想色彩的大旗，企圖在藝術、文學、戲劇等領域，重新取得歷史的發言權。該片可追溯到他們社會實踐的軌跡。自八九年，鍾喬、藍博洲等人以鍾浩東的故事為題材，演出報告劇「視馬車之歌」。九〇年，李文吉、何經泰、關曉榮、藍博洲、鍾喬等人成立「民眾文化工作室」推動民眾戲劇。九一年成立「民眾文化研習營」。九二年，藍博洲出版白色恐怖民眾史調查「視馬車之歌」。九三年六月，六張犁山上政治受難者的墳塚被發現。九三年底，「民眾劇場」成立。九四年，民眾劇場演出陳映真的劇本，報告劇「春祭」，十月，「槍擊紅色青春」巡迴大專校園。九五年，他們完成了一部電影——《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談起拍片的源起，作者之一的關曉榮，將時空拉回了一九九三年六月，六張犁山上受難者墳塚的首度發現，當時林正杰辦公室新國會雜誌的官鴻志，找了以前人間的幾位老同事，希望動員人力作一個比較廣泛的民眾口述歷史的調查，他是在七月間加入採訪的工作。十月，林正杰在樹林辦了一個五〇年代政治受難的超度法會。在法會上，「侯孝賢初步和我們提起，希望把這段歷史以一種紀錄電影的形式作呈現。我想他的考量是因為博洲在此之前對這個主題已經累積了七、八年的採集，同時也與他曾採訪過的受難人及其家屬之間，建立了互相信任的關係。」

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風暴
摧殘無數人民的身家性命
當年被因而倖存的受難人
隨著歲月流逝而日漸凋零



因為台灣光復我們才坐牢



年的後對在國後國沈受大前

「至於我，是跟侯孝賢國立藝專同期的同學，他大概知道我在九三年以前從事的原住民問題報告的工作，所以向我提議，可以嘗試除了靜照之外，攝影機的表達，因此，參與這個片子的拍攝，除了對於五〇年代歷史的關心，也有部份原因是想嘗試電影形式的工作。」視覺表達的新嘗試，對他仍深具吸

引力。

因為資金籌措的問題，侯孝賢一直到整整一年後才向他們表示確定可以開拍。關曉榮說：「在這一年中，因為等待的不確定性，我跟博洲並沒有特別使力氣去思考腳本，及拍攝計畫。一直等到九四年十月份可以動手了，雖然博洲對於腳本的寫作並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時間上有些限制，當時《好男好女》片正在拍攝，預計九五年六月完成，原本侯孝賢希望能搭配同時推出，但我們實際完成時已是九五年八月了。」

擔任《我》片攝影師的關曉榮，講到他攝影的過程，依稀還有些緊張的心情，「我在開拍前一年，原本有機會可以練習一下，但因為種種原因而錯失了，所以到要開拍時，我對於機器的經驗幾乎是零。」即使侯孝賢讓他以拍攝《好男好女》工作紀錄的機會練習，他還是惶恐不已，「但是時間不容許我們再拖延，從人間雜誌以來多年的田野採訪經驗，讓我們也認識到一個事實，就是五〇年代的受難者，因為本身年歲關係，不斷有人在凋零，在時間的壓力下，顧不了那麼多就開拍了。」

■「最大的堅持是盡量作一個歷史的還原……，考慮到從性別、族群、階級等角度來談。」

許多第一次接觸此片的人，不管有沒有遇見過那個年代的氛圍，都會為影片中的人物所打動。影片集中於鋪呈五〇年代頭幾年的歷史，對於這樣的安排，藍博洲表示，「原本並沒有固定的腳本，只有一個故事的梗概。最初的設想是配合《好男好女》中提到基隆中學鍾浩東這個案子，及地下黨人後期逃到苗栗山區這一段，同時那裡影像比較豐富，故事較集中。後來幾經令人頭痛的討論，覺得第一次有機會拍成紀錄片，還是盡量全面照顧到五〇年代。」

下文接二十版

即使到現在，藍博洲仍不滿意目前的呈現，「主要是因為這個題材太大了，我文字作了好幾年都還無法處理。但是現在有一筆錢可以做這樣的事，還是必須去作。因此結構上就會面臨很大的挑戰，從任何角度去切，都會漏失其他的東西。當最後就決定找出比較具代表性的，比如說從族群來說，有外省人、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從身份上來說，有老師、有農民；從性別而言，有男、有女等，儘量從幾個人的身上作一個比較抽樣的五〇年代歷史描述，還不能稱之為詮釋，這只是開始。」

「到後來結構是呈塊狀的，每一塊有一個主題，每個人都談這個主題。一開始是許金玉談台灣光復的希望與失望：『狂喜與幻滅』；然後是發現，曾梅蘭發現六張犁墳塚；再來是台灣青年身份的認同，從白色祖國到紅色祖國；再來是運動，五〇年代與二二八不同，二二八是暴動，但五〇年代是一種覺醒，受迫害的除了參加組織的人之外，也有很多是冤枉的；最後是晚年，限於時間，只能輕輕帶過。」藍博洲略帶遺憾地說。

「這不是個人的生命史，無法對每個人的內心、奮鬥歷程及後來處境細膩處理，只能盡量讓每一個人物，在電影裡面使觀者能產生巨大的撞擊。」關曉榮又補充說道，「換一種說詞，就是讓這一段被撕毀的歷史，開始跟大家見面。其實對於各方給我們的意見，我可以理解到這是他們內心的期待，也證實了人民對這一段歷史復原的渴望。我其實很開心聽到人家說，這片子哪一段沒弄好，但是歷史的還原無法寄望電影這種形式，甚至只是一部電影。在文字上博洲已經作了很多，這部片只是以電影的形式第一次的呈現，所以可以感受到大家這麼多的期待。」

■人們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不瞭解，只是高喊反共，其實這是暴露出對資本主義毫無反省能力了！

談到這部片子及其歷史背景，絕對會對幾位作者長久以來堅持的意識型態感到好奇，甚至在片中也有一位原住民提到「高山族獨立」的概念，究竟幾位作者是如何面對這樣的問題及外界的質疑？

他們似乎早有準備我們會這樣問，關曉榮首先回答：「對於國家認同的看法，我認為，在社會的發展中，若是在有一頁歷史被撕毀的情況下繼續走，肯定會受到嚴重的傷害。白色恐怖換句話說就是紅色肅清，這一頁歷史刻意地被政治手段及目的撕毀，我提出一個觀點，或許台灣目前的混亂就是跟這一頁歷史被撕毀有關。台灣社會目前存在的這種非理性的反共，其實是在四十幾年戒嚴反共教育下的結果，這樣的反共氛圍其實並沒有理解中國的革命事實上是隸屬於世界第三國際革命的一環，大家不理解共產主義到底是什麼，也因為如此，這一頁歷史的還原，我並不擔心



從族群身份性別....等範疇，儘量從幾個人的身上作一個比較抽樣的五〇年代歷史描述。

會因此引起爭議，我們的社會有能力去承受這樣爭議。」

藍博洲則表示：「台灣是應該是言論自由、多元化的社會，即便當時共產黨該死，但我們也應該去理解，為何像郭琇琮這些人會有這樣的想法，再來想他該不該死。九〇年代這個問題還是該談，也許白色恐怖又快來了，就像李登輝可以扣匪諜的帽子給林洋港，他們也可以扣給任何人，誰掌權誰就可以扣帽子，五〇年代也是這樣。歷史還原並不是我們要去宣傳，而是可以對話的。這樣的歷史論述跟民進黨論述是不一樣的，民進黨會說，二二八之後台灣人不該參與政治，事實上不然，反而是經過二二八之後，台灣青年經過覺醒，大量起來反抗國民黨政權，整個歷史是顛倒的。」

關曉榮補充說：「我們都是戒嚴時期的人，剛開始並沒有像博洲那麼長期經營，所以對這個題材也並沒有那麼深的投入，甚至早期對社會主義也沒有太深的瞭解。當初對於原住民的關注是單純出於人道吧！五〇年代的事，真正打動我是因為讀到藍博洲那篇關於郭琇琮的文章。後來在拍攝過程中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受訪者給我的撞擊，尤其是許金玉在鏡頭面前不自主的哽咽，我想鏡頭對她而言，代表的是公眾，第一次她可以將深藏

、壓抑在內心四十多年的沉重負擔講出來，對她而言是也是一種衝擊。不論對與錯、好與壞，這是第一次見到太陽，至少他們對自己一生的遭遇公諸於世這個要求，絕對是正當的。即使這部片子未來流通率不會太大，但是我也不介意。」

■張照堂曾說：這是一部完全沒有玩弄花俏的電影，所以耐看！

李三沖、范振國、藍博洲、關曉榮等人第一次接觸十六釐米攝影機拍成的紀錄片，表現形式主要是以人物的訪談為主，有人批評鏡頭太單調，藍博洲表示，「雖然知道略嫌單調一點，但後來覺得很不錯，因為這是談歷史，觀眾也同時在看這個人講述一段第一次在鏡頭前陳述的歷史，可以從他們的表情看出來，有沒有在說謊、是否虛構。」關曉榮則覺得，「其實也可以算是挑戰台灣人電影閱讀習慣。張照堂曾說：他喜歡的原因就是因為這是一部完全沒有玩弄花俏的電影，所以耐看！不過，我們的片子沒有正面的從電影本身呈現這些受訪者，較難對觀眾產生說服力，我承認在這一點我們並沒有做得很好。」年前，侯孝賢提過打算在他的電影公司之下成立紀錄片小組，藍博洲、關曉榮等人很希望藉此讓這個片子可以繼續下去，彌補原先的不足。

對於同樣以五〇年代歷史為背景的《好男好女》，藍博洲表示：「我想侯孝賢不太可能去處理歷史本身，所以他的想法也許是交給紀錄片去承擔這個任務。當然很多人不滿意，也有很多認識蔣碧玉的人不滿意找伊能靜來演，但我想找誰都一樣。我自己對蔣碧玉很瞭解，看到他通過電影呈現時，是很感動的，甚至眼淚都流出來，他詮釋的那麼不清楚！但我相信很多人都看不懂，甚至有老先生問我說，怎麼蔣碧玉年輕時去當舞女？老一輩人不理解結構上的跳躍，當然侯導剪接上其實有些問題，但是我看到最後，伊能靜講電話的獨白時，整個戲的感情就出來了。我覺得侯孝賢聰明的地方是，他不是再講蔣碧玉，而是在「演」蔣碧玉，因為她根本演不出來，九〇年代的人就是沒有五〇年代的那種感情，也絕對演不像，所以在電影中安排成在演舞台劇。」

至於關曉榮則覺得：「我自己沒有像博洲那麼感動，我想侯孝賢用黑白、彩色來區隔五〇年代及九〇年代，但是很多觀眾就不明白劇中梁靜男死前和死後的時空轉換，據我的理解，侯導在剪接上遭遇很大的困難，甚至他曾私下表示過想重剪。」

九六年的二二八，是他們今年的春祭，也是《我》片的首映。許多受難者家屬第一次看到這部影片。在耕莘文教院禮堂的首映現場，擠滿了四、五百人。電影結束，燈亮，我看到現場除了約一半的家屬之外，竟然有許多的年輕人，有學運份子、有藝術家、也有許多的大學生，我忽然感受到，就如關曉榮所言，對這段歷史，民眾期待的心是熱切的！

歡喜悲情，
鄉愁戰爭，
……所以現在淪陷，



這樣的《好男好女》

文／林則良

去看一部電影，那部電影叫做《好男好女》。首先，我們必需有能力去孤立它，把它當成千萬電影當中的一部，把它還回任何電影燈暗的那一瞬間，空白一切先設，還回原點。也就是導演的名字、訪談、報導，和花邊首先必須被刷白掉。也就是要有能力把它單一地固著，以第一眼開始凝視它，而不是以所有先設訊息當作對焦的對象，而只是去找到「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或是「我怎麼都沒看見」，或是虛偽地假設看見而真的看見，因為隨後，在看見它之前所得到的訊息可以因此被進一步思考，然後，再去把電影看一次，找到對換過的視點，這樣才能更深層地看見它。所以我首先不管侯孝賢從前拍過什麼電影，我要讓我自己第一次看見這部電影，就好像這是他的第一部電影（誰能否定這不是侯孝賢第一次拍《好男好女》的？）所以必須有能力以現在性來看待它，而不是已它的過去（那一群親戚）。當然，觀眾已先被設置一個無法改變的因素，那就是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看法（所以每一個觀眾都有他自身的歷史性，沒有一個人是沒有歷史性，只是習慣被忽略，或是被當成獨一），它不應該被千人觀眾看成是同一部電影。所以以下只是我個人的看法，我既不自卑也一樣不必自傲。

《好男好女》對我而言只是一部「好爛好蠢」的電影而已，雖然它努力於「歷史的現代性是可以被嘗試的」。但被嘗試並沒有讓它的現代性被真的面對，而只是藉此過度的強化「對過去神秘化」。約翰·柏格在《看的方法》中提出了一個很值得思考的觀點，「過去從來不是獨自存在於某處的，它等待著我們挖掘與正確的認識。歷史永遠是由現在與過去的關係所構成

，以至於，對當今的恐懼導致了對過去的神秘化。歷史並非因為我們能生活於其中，反而是一個結論之泉，在其中我們抽取了行動的秩序。在文化上把過去神秘上產生了雙重的損失；使藝術作品產生了不必要的疏遠；使過去的經驗更不能成為行動的借鏡。」

然後回到《好男好女》，首先，它有一個架空、失衡的結構，現在和過去雖然同時被看見，但是扮演的過去卻成為精神指標，使現在一點用處都沒有。這種鄉愁弔詭的並不需要借用現在，因為當現在你拍了一部過去的電影，或現在看到了這部描寫過去的電影時，現在早存在那裡，我們已不在那個過去。我們無法生活其中，所以《好男好女》的鄉愁（鄉愁總是看著傷疤，忘了傷，而且自虐地在享受它）主義使它的現在性被「蒸發」掉，成為「生活」於其中的虛無。所以過去成為田園牧歌，悲情成了歡喜，戰爭成了天堂（正因為它已空缺，所以美好）。這就是人對記憶、過去最為弔詭的地方，因為現在的恐懼和無能導致過去一廂情願的念舊，痛苦也因此將變得如此甘美。這使得《好男好女》的過去變成癡癡，而現在失焦（因而兩者皆淪陷）。因此現在只是灰燼，過去卻是火焰（可真的好悲情）。這使得《好男好女》的雙向結構變成以過去對現在指控，而非尋回現在的肉體性，因而過去也喪失了肉體性（電影完全是建立在肉體性的，即使是最抽象的概念）。這使得全片掉入一個似是而非的陷阱，它輕易的被「看」成：現在就是因為喪失了戰爭，所以有血氣的人只能成為流氓；或是昔日的知識份子的血氣是和現在的流氓流著均質的血，只是他「失落」了而已（因為缺少戰爭而使得他的目標「缺席」，所以只能擦空槍亂打）；或是戰爭會讓我們重拾那份最純質（？）的理想主義。所以蔣碧玉的故

事被「疏離」成一股遊魂，只是藉現在之屍，還的卻不是她的魂，而是導演對過去鄉愁化的魂。這看得出導演既不尊重逝者，也不尊重現在的生者，而只存在導演自身的獨裁。所以全片雖然有伊能靜所演的三個代表不同聲音的角色，卻沒有一個有自己的聲音，而全只有導演、編劇單一的聲音，演員成了沒有它自身生命的木偶人而已（所以一個木偶人只是換了三套衣服而已，而且這三個人一點也沒有真正被連結）。這使得雙向結構其實還是單一結構，所以過去現在的色彩、速度皆可均一，使得這種分色法的實驗完全了無新意（當然也毫無舊意），就好像它只是偶爾電影的顏色「壞掉了」（或是，它是一部「會變色」的電影）而已，因而它一點層次感也難被傳達出來，換句話，就是：形式和內容的組成彼此在磨牙。導演的自我率性，耽溺於做自己以為是「歷史真實」的評語，使得《好男好女》真正迷人之處，全盤的只剩下抒情性（所以這可真像是對死「英雄」的禮讚，以及對現在全然孤絕而產生不可避免的憂鬱。）

雖然，沒錯的，《好男好女》有著一股力氣想要作非常（而非專長）嚴肅的課題，它是「讀到」（想到）華特·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所提及的，「歷史性的談論過去並不是重新認識「其原本真實」，它指的是人類趁過去在危機閃現時所攫取的回憶。」但是它卻孤獨（非常孤獨）的只能站在鄉愁的尖塔上，緊接著已然「過去式」（彌留於現在式）的倫理道德，使得它被蒙上眼罩（所以即使睜開眼睛也只會看到蒙住它的眼罩），所以他無能，雙重得無能，無能於檢視過去，更無能於「生活」於現在，因此全片才會如此的「平淡無奇」到只是一首走了調、瘡痍的輓歌，配了似乎鮮猛（騙人的）卡拉OK 卻以最大聲量以童謠的嗓音唱著雨夜花（當然，我只是用了個比喻罷了。）

自歷史闇微處發音

與陳儒修談

影像的歷史詮釋



採訪整理/萬蓓琳 王錦華

POTS: 在八九年重新書寫歷史的政治電影潮流後，去年侯孝賢電影工作室推出以白色恐怖為背景的《好男好女》，並投資拍攝《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紀錄片，萬仁亦獨資完成了《超級大國民》。透過作品，影像工作者企圖對台灣的歷史與社會開展其詮釋與發言權，他們個別以怎樣的社會位置，試圖建構出現實與歷史的對話？

陳儒修：這新一波政治電影潮流中，我們不妨比較一下統獨兩派不同的歷史論述觀點，以藍博洲在「幌馬車之歌」中提到的郭琇琮為例，台灣史料中心出的「台北都會二二八」和藍博洲的「見馬車之歌」，重疊的部份就是郭琇琮，而他同時也在《我們為什麼不歌唱》中佔了很重要的一部份，但這兩本書與影片中所呈現的歷史觀點卻大異其趣。

這其中可以粗淺區分，台灣史料中心編的這本書基本上是獨派的觀點，於是產生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統派論述中，郭琇琮一直是個「祖先牌位」，而獨派的論述中竟也提到他，郭琇琮已經過世，其妻林至潔到底是怎麼認定他的死？在「台北都會二二八」中是採口述歷史的方式訪問林至潔，算是謹守歷史學家的觀點，轉錄她的話；但與藍博洲不同的是，藍雖然也作了口述歷史，卻是用自己的觀點來寫，他自己好像化身進去，處理得比較戲劇性，到了「我們為什麼不歌唱」這部影片出來，

統派企圖奪回歷史解釋權的意圖亦發明顯。

統派的反彈大概是因為二二八事件在《悲情城市》出現之後，就被認為已經蓋棺論定了，大家肯定它是台灣人想要追求獨立自主意識，雖不一定要獨立建國，但至少認定外來政權對台灣人民來說，不是一個好的選擇。而社會大眾在看待歷史縱觀的發展時，很容易傾向把二二八跟以後一系列的社會運動：如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及之後警總的抓人、陳文成命案等，都被認為是一連串的，而其主軸就是台灣獨立建國的精神，尋求自己獨立主權的方式，在過去四、五十年中台灣人想要作的就是追求獨立自主意識。

統派的這群人卻認為他們在五〇年代所進行的本土社會運動，基本上是對於赤色中國的認同，他們希望整個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的認定，是從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開始，把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出現的原因，界定成一九四六年台灣光復之後，台灣人民回歸祖國的心一直沒變，但是由於陳儀等人的問題，造成人民的幻滅，才會轉向紅色祖國，形成五〇年代一連串的社會運動，也造成白色恐怖。因此對他們而言，二二八事件只是一個前奏，並不是台灣人民對獨立主權的追求，只是促成五〇年代對白色中國的幻滅轉成對紅色祖國的擁抱而已，因此，真正的台灣社會運動是從五〇

年代開始算起。

這是為什麼會出現《我們為什麼不歌唱》，以及藍博洲在過去幾年持續作這種歷史論述的原因，他們想界定五〇白色恐怖的政治犯所遭受迫害的原因與二二八是不一樣的，他們希望台灣的近代史，不要因為《悲情城市》這種影像媒體的出現，而讓人以為反對運動的觀點都是一致的，五〇年代應該是新的一種社會運動的開始。因此不管在《我們為什麼不歌唱》中，或是藍博洲的書中，都到很晚才提到二二八事件，甚至二二八事件對他們而言是不重要的，這是論述上最大的差別。

藍博洲在寫作時，不斷將自己化身進去，一如陳芳明在「典範的追求」中提過，統派這群人在建構五〇年代歷史時，將現在稱為受害者的這群人，塑造成具有社會主義自覺意識的英雄。如林至潔在提到郭琇琮時，不斷強調他是個很有自覺意識的人，很早就非常清楚自己要作什麼，身為醫生，很早就會到妓女戶去幫妓女檢查梅毒，他認為他不做，還有誰會做？因此統派的人將郭琇琮等人奉為「祖先牌位」，既然是「祖先牌位」就要有偉大的事蹟，其偉大的事蹟就是他們的意識很清楚，即從一開始發現對祖國的信念不夠時，在白色和紅色之間，就很清楚要選擇紅色。

POTS: 可是在《我們為什麼不歌唱》中，編導除了採訪五〇年代具行動實踐能力的社會菁英、知識份子之外，也放進了像沒唸過什麼書的老農民這樣的角色。

陳：那個角色是更好的證明啊！證明這批社會理想主義的菁英如何在流竄時，仍不忘教育民眾，傳播思想。其實，在藍博洲筆下的人都很清楚自己要作什麼，這些人一貫的表現都非常清楚他們就是共產黨，或是社會主義者，即使關了出來還是一樣。但是在《我》片中有個地方和整部影片的調子不太一樣，有點像是一個漏洞：因犯電信局案的許金玉有一段提到她問紀老師：「怎麼樣作一個好的共產黨員？」而紀老師回答說：「我不知道！」如果就統派一系列的思想論而言，這種錯誤應該不會出現。

因此陳芳明認為作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歷史論述的這群人，想要把當年的政治犯「英雄化」，而「英雄化」的過程在二二八論述並沒有看到，包括五二〇出的一系列書中，即使提到很重要的人物如台大文學院院長李茂申時，也不會刻意把他描寫成非常偉大的英雄人物。在做二二八的論述中，不會將人物神化成「祖先牌位」，這也是一個很大的不同。

POTS: 為什麼獨派的歷史論述較不會採用神化/英雄的人物處理方法？

陳：我想是因為陳芳明等人在作歷史論述時，其目的是想先將歷史導正。在歷史被長期扭曲，真相未被挖掘之前，很難討論到個人的問題。我不認為這是獨派論述上的盲點，而是在論述策略上有必要這樣做；統派的狀況是，一開始他們的歷史發言權已經被剝奪了，因此急著要在二二八到五〇年代中，找一個屬於自己的論述方式，如何處理？就是以「英雄」的論述方式出現。這基本上還是中國人的歷史觀點

——「成王敗寇」的想法，因此希望突顯他們意識上的自覺，讓大家認為五〇年代的確是一個不同的社會運動。

不過我個人認為，不管是統派、獨派，基本上都是從左派社會主義出發的思想，兩者相較之下，獨派還更符合群眾運動，因為獨派會強調把英雄成分降低，如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曾組織過一個三民主義青年團，在組織中領導者的角色未被突顯，而強調群眾，這才符合社會主義群眾運動中要求群眾是第一的精神，任何個人的色彩過分突顯是被排斥的，毛澤東這樣講，史達林也這樣講。但統派現在爲了要建立論述，不得不強調英雄，是與社會主義的論述不同的。

POTS: 在電影《好男好女》中似乎比較沒有採用這套敘述模式。

陳：當然《好男好女》比較不一樣，它加入歷史的對照，就黃建業的觀點看，他覺得人道主義的味道相當強，它描述兩個不同年代的好男好女，皆被時代糟蹋的故事，五〇年代被歷史、政治意識型態的錯誤糟蹋；而九〇年代則被物質主義的追求而糟蹋。不像《悲情城市》中，人是沈默的，人的角色幾乎不存在，只剩下歷史在演進，與馬克斯主義講的唯物論一樣，歷史唯物論不是以人爲主角，是事件的推動造成歷史本身就是主角。

POTS: 您曾經提到：「新一波的政治電影與八九年來以《悲情城市》為首的政治電影相較，回歸到以人為重心，將歷史倖存者的聲音突顯出來。」到底「人」在片中的位置有何不同？

陳：這一波的政治電影中，人的角色被點出來了，這也可以突顯出《好男好女》與《超級大國民》的不同。在《好男好女》片中人的角色雖然突顯，但是卻沒有反



省，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無法去追溯到底發生什麼事；但《超級大國民》中，主角開始去追溯，雖然不一定找得到答案，但他懷著救贖的心情，表面上是想確定他到底有沒有出賣朋友，但實際上是在思考為什麼浪費了這十幾年的青春，他追求的是自己的影子。

因此《超級大國民》表面是五〇年代歷史論述的延續，但另一方面強調的是一個更有歷史自覺的人物出現，他開始把想法透過電影語言呈現，這在《悲情城市》及《好男好女》中都沒有，我不認為伊能靜那個角色反省能力很強，所以不論《超級大國民》是延續統派論述，把五〇年代與二二八截斷，還是萬仁已經超越了非常粗糙的統獨歷史之爭，回到人的關懷，它已進入更深刻的人道關懷，思索到整個歷史還是要回到以人為中心，歷史錯誤還是會反映到人的身上。

《超級大國民》的另外一個特點是讓我們看到家屬的反應。通常描繪從事反對運動的人，很容易忽略他們家屬的處境與心態，甚至認為家屬就是會全力支持的，很少想過也許家人一開始就反對，就像蘇明明這角色所說的：「你這麼喜歡搞政治運動，當初就不要生我！」或是她說：「媽媽在世時你對她好一點就好了，不要現在捧著她的骨灰到處跑！」這種情況在統派、獨派都一樣。整個影片雖然矮化到家庭的層次，但重要的是讓我們看到人是事件本身的受害者。家屬背著更多的負擔，甚至一直到今天。因此受難者的家屬聲音的出來其實是更重要的，但我們一直都沒有聽到，這是《超級大國民》不錯的一點。

由二二八到白色恐怖史料的發掘，以及歷史影像紀錄的出現，不同的論述觀點與表現素材將形塑新的「人民記憶」，而「歷史」與「記憶」是有差別，現在幾乎也不再追求所謂真正的真相，其實歷史建構的過程很像西藏喇嘛所做的砂畫，在製作的過程中要非常的仔細，但是在完成的那一剎那就要毀掉，歷史建構就是這樣。歷史本身已經不存在了，沒有人能夠再畫出一模一樣的砂畫，只能從沙粒中追尋歷史的面貌。因此對歷史的思考只是在建構人的記憶，記憶的存在才是人作為人的本質存在，傳承的不是歷史，傳承的是人的記憶，就如同毀去砂畫一般，唯有把歷史毀壞掉，記憶才能存在。

▼白色恐怖年代政府通緝苗栗縣「匪犯」的年籍表

苗西	姓	名	住	址
林元枝	40	船園力安石福村西慶戴近放		
羅仲春	30	烟樓福大村西中睦北中意西		
劉雲梯	37	天倫芳竹中三都高長		
鍾二明	28			
鍾惠璋	31	沈進區苗里公位面白順		
鍾運東	11			
謝祿榮	27	苗里北堂生面解大火姑		
張雨輝	26	吳少山房中四都信宜		
簡明賢	28	柳園二昌里大眼廣		
石鵬公	20			
謝有庚	21	柳樹朝陽德解二高火		
賴阿煥	32	苗里北堂生面解大火姑		
羅吉日				
徐立秋				
望金珠				
李登尚	26	柳樹朝陽德解二高火		
羅師崇	27	苗里北堂生面解大火姑		
陳敦厚	21			
苗里共成	28			
苗里共成	35			

由暗啞而 喧嘩

訪江文瑜

談女性歷史的建構



一段被視為禁忌、刻意抹拭存在的歷史故事開始（能）被說了，進一步，我們要關心的是，誰在說故事？站在何種立場說故事？用什麼方式說什麼樣的故事？現任台大外文系教授、女權會理事長江文瑜即從女性的角度，來解讀《好男好女》、《超級大國民》及《我們為什麼不歌唱》三部片子中所呈現的性別與歷史的問題。

家庭放兩旁，理想挺中間

就處理的議題而言，江文瑜認為，《超》是台灣第一部較認真探究白色恐怖時期歷史的電影，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就影片中的性別關係而言，導演對女性角色的刻劃，卻遠遠不及男性來得鮮活，並流於刻板化的印象。

《超》的故事主軸，可說是男性對於理想與救贖的追尋之旅。男主角心懷著年輕時候和朋友共組讀書會的理想，以及因受不了酷刑而出賣朋友的自責與愧疚，出獄後，生存的最大目標，只是為了尋找朋友的死的真相和墓碑所在。

這種傳神地表現了自日據時代、國民政府來台到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男性的作風，江文瑜說：「在那個時代，很多男人會覺得他們的理想永遠都先於婚姻與愛情，林揚所飾演的男主角也是一樣。相對於他對朋友之死的愧疚，他

太太因他提出離婚要求而自殺的死，似乎並不讓他感到那麼痛苦；一直到要最後他尋到了墳墓，完成了自己的理想和救贖，他才能夠回頭來正視自己的家庭，看到潛意識裡對妻子的思念與虧欠感，回到過去與妻子、女兒快樂地相聚。」

「『爸爸很自私，為什麼從來都沒想過媽媽，一天到晚只想找自己的朋友』、『你若只為自己的理想，又何必和媽媽結婚，何必把我生下來』——男主角女兒對他的埋怨，其實正是女人對男人這種『理想優先』的態度的最沈重控訴。」

可惜的是，如同只能用沈默來抗拒丈夫的從政，這個女兒對父親的控訴，也顯得被動而軟弱無力，看不到父親的回應，父女關係也未因此改善。

事實上，在《超》中的兩個女人——妻子、女兒的角色，都很被動，話少而面無表情。江文瑜表示，「我對導演錯誤地將太太處理成脆弱、只為愛情而活的女性，感到十分驚訝」，「我認為導演錯誤地扭曲了那時候女性的特質。根據我所閱讀的文獻資料及自己做口述歷史的心得，大部份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受難女性家屬，大多非常堅強，忍著悲痛，撫養小孩長大。」

蘇明明所飾演的女兒，被塑造成極端地政治冷感，這與現實也不太符合：「受難家屬一般而言對政治都是很敏感的，只是她們不會說出來，但這並不代表對政治的無知；許多政治受難者的子女，如阮美姝，其實會很想知道父親的過去，而且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受難者許多是社會上的菁英份子，他們的太太大多也受過高等教育，甚至是走在時代尖端的新女性，而不像片中的太太（女兒）一樣，對先生（父親）的行為並不瞭解或不想主動探詢。」

表面上，導演似乎想要表現受難家屬對政治的疏離，但在這裡，卻加深了一般認為女性對政治冷感的刻板印象，或者，因為妻子與女兒都是女性，因此注定了她們在影片中必得以政

治冷感症者的形象出現？！江文瑜同意這個看法，但她進一步認為，《超》中的女性其實也是台灣人在被外來政權殖民下對政治疏離的象徵。

女性只是歷史的配角！？

相較於《超》，《好》和《我》中的女性角色就比較積極、有主見，與丈夫或其他男人的關係也比較平等，江文瑜認為這與共產黨較強調性別平等的觀念有關：「在《好》（蔣碧玉的部份）和《我》中的男女關係，多是革命夫妻型的，雖然女性比較是追隨者的角色，但至少她們知道自己除了婚姻以外的人生目標，也勇於為理想付出、犧牲。」從這點來看，「女性角色的被動並非歷史的必然。」她舉例說明，「如著名的左派運動者葉陶，就被公認為比她的丈夫楊達來得強悍而主動。」

「《好》的梁靜個性很多面，她一方面相信傳統的宿命觀，一方面則勇於追求情愛，對性採取較開放的態度，同樣地，蔣碧玉也被表現成為了愛情而追隨丈夫完成理想，這兩個女性都在傳統與進步中不斷地自我掙扎。」

在三部片子中，「男性以理想為優先的人生考慮卻似乎是一致的，譬如在《好》中，鍾浩東就對蔣碧玉表示『暫時還不想結婚』。」而從《我》所訪談的對象可以看出，男性不斷在談當年的理想與如何受迫害，女性則比較是在回憶另一位受難者或自己丈夫的故事。

「我認為《我》片基本上是很男性觀點的，雖然，其中也有採訪女性但談論的，多是男性的故事，除了許金玉比較有說到自己的經歷外，我們幾乎得不到相關女性的訊息。」

▼年輕時候的蔣碧玉



《我》所秉持的史觀基本上是台共的，在歷史的書寫上則較強調階級問題。雖然《我》一開始以蔣碧玉的葬禮為開端，但除此外，整部片子對她事蹟的交代極少，也沒有提及鍾浩東死後蔣碧玉的生活如何，可以說，「蔣碧玉只是個配角。其實，我會更希望知道蔣碧玉的個人經歷以及她的內心世界」，江文瑜說，「即使她最開始的理想追尋是由男性而起，但後來的獨自面對生命必定使她更成熟，但這些卻未被處理。」

《好》片對女性的處理亦是如此。《好》中的蔣碧玉與梁靜，分別因為情愛而跟隨兩個反抗體制的男人，而無論是在政治上、意識型態上直接對抗當政者的革命英雄鍾浩東，或是以「脫軌行為」反叛主流社會「安定秩序」的黑道份子阿威，他們最後或被處決、或被槍殺，終究在死亡的那一刻成就了自己。蔣碧玉與梁靜雖然繼續存活了下來，但她們的生命卻似乎隨著心愛男人的死去一樣，一個不再被提起，一個則悲哀地活在過去的記憶裡。



▲女性革命者所面臨的特殊問題與內心衝突，經常為男性史學家忽略。
圖為因電信局事件而入獄的許金玉。

《好》的戲劇張力原本應來自蔣碧玉與梁靜的生命對比，但在影片的呈現上這兩個女人的對話卻非常薄弱，我們甚至看不到梁靜在飾演蔣碧玉的過程中，心理所受的衝擊、轉變或任何心得。梁靜去探訪蔣碧玉時，蔣碧玉會告訴梁靜，說梁靜跟她年輕的時候很像，可惜的是，不管是性格或者是命運的雷同，兩個女人並沒有在導演的安排上，得到相互連結、支持的機會，而只能各自依附在另一個男人的身上，表現她們的生命力、歡喜、憤怒與孤寂。

由此我們發現，原來在三部片子所建構的白色恐怖歷史中，女性幾乎都是「不在」的。

若將影像的旁白當作敘說歷史的主體，《超》和《我》，明顯地是男性在說男性

的故事，而《好》，雖然是女性在說故事，但在故事裡，男性卻似乎才是創建、參與歷史的主體，而女性不過是因為男性而存在的配角罷了。

在《超》和《好》中的日記寫法，是另一個可跡尋的證據。江文瑜指出，「《超》的男主角的日記，幾乎是其內心感受的獨白，而梁靜的日記，則相當程度記載了她與阿威的共同生活。」

「如果只是站在男性的立場，說男性的故事，那麼說故事的女聲也不過是所謂的『假聲』罷了。」對她而言，《好》用女性當作敘說歷史的主體，已經踏出了令人可喜的第一步，但如何用女性的觀點說出女人自己的故事、心理的感受及在歷史社會中的特殊處境，則有待再努力。

從這個觀點來看，《好》對於蔣碧玉生平的處理就較流於平面化，而未關注作為一個當時的女性革命者所可能遭遇的問題，及其如何面對內心的矛盾、衝突等；《我》則似乎受限於經費、時間，並希望讓各個族群、性別都有人能發聲，每個受訪者，雖然多少都會提到受到政治迫害時的感受，但談論的焦點仍放在當時「歷史事實」的陳述上，我們看不到她／他們這幾十年來的生活、想法的轉折，也不很清楚她／他們內心的痛苦與掙扎，甚至，受訪者的背景，都未必與她／他們現在的生活脈絡相關，而只被抽離地放在屋外或郊野的一角，令人感覺，影片重點在於這些人所說的「話」，而不在這些「人」，而這些「話」只是單純用來佐證左派史觀的白色恐怖「歷史事實」的「史料」。

對此，江文瑜說：「如果口述歷史只是著重在『事實』的呈現，又何異於文字歷史？」

「《超》述說的雖是男性的故事，對男主角的妻子、女兒的心理感受也缺乏深入的探討，但卻較細膩地刻畫出男性政治受害者的內心的焦慮、對朋友的困惑與出獄後對社會的疏離」，這是《超》相對於其他兩部片子較能讓江文瑜感動的原因。

不過，從《超》男主角的追尋之旅，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到男性只重視「歷史真相」的聲浪——他所有在意的，幾乎只有陳姓朋友是怎麼被抓的、死後埋在哪裡的這件事，甚至不曾主動詢問其他朋友的生活景況。

中研院歷史所研究員張炎憲曾於〈二二八女性史研究的新路〉中指出，過去關於二二八的口述歷史，多是由受難家屬來回憶受難者的事蹟，事實上，活下來的女性所經歷的，絕不少於死去的人，她們如何從高壓政治的陰影走過來、內心的煎熬、與親人關係的處理等，都是研究二二八應該關心的。



「未必必要出生入死，犧牲生命、為國家貢獻才叫英雄，女性堅韌的生命力及其在生活磨難中累積出來的智慧，有時候反而更加珍貴。」面對在日益開放的政治、社會條件下，愈來愈多關於關於白色恐怖時期歷史的考掘、論著及影像書寫，江文瑜期待，能建構一部具有女性觀點、關切女性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綜合「外在事實」與「內在心理感受」的歷史，讓仍沈沒在地殼之下的女性聲音與步跡，逐漸浮出台灣的歷史地表。

建立重視個人感受的女性歷史

在建構歷史的方法與內容上，江文瑜特別提出「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傳統的男性史觀以文字為主，強調『客觀的歷史事實』的陳述，而忽略、排抑『主觀的』個人感受，而口述歷史則顛覆了文字歷史的概念，主張『歷史事實』的不確定性，歷史應加入個人的心理感受、想法，並重視個人的改變與歷史變遷的關係。」

「主觀感受是女性歷史很重要的一部份，因為文字本身有很大的侷限性，而且是屬於公領域的，必須透過正規的教育方能獲得，而女性則多因被框限在私領域裡，無法學習使用文字。」

「一般的文字歷史不太會記載有關女人的事物，更不會呈現出過去女性的內心世界，但女性有自己述說的方式，口述歷史則有助於這些女性在歷史中的發聲。」

在歌聲中再現歷史： 民族革命的弔詭

文/葉月瑜

當黑暗將要退去

而黎明也在遙遠的天邊 唱起嘹亮的凱歌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當鐵鍊還鎖住我們的手足 鮮血在淋流

而自由已在窗外向我們招手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在後殖民語境中述史，經常以意象為首，聲音為輔。這種情形自然和傳統上，以為形象比聲音來得更為接近事實的觀念有很大的關係。1989年在台灣的文化評論界掀起廣泛討論的《悲情城市》，便是由於在影像上，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來說明國民黨政權在二二八事件的種種暴行，而引來許多批評。而事實上，細心的觀眾或影評人只要多注意聲音的部分，不難發現影片的音軌，經常以較不直接的方式建構反官方說法的論述，企圖以個人的歷史

記錄和粉飾太平的正史對立，形成歷史的辯證。而影片更對「眼見為真」這樣一個普遍的誤念（false conception）進行顛覆，以女性的聲音來對以男性父權聲音為主導的大歷史進行修補和改正。此外，在敘述當時知識分子的左派民族主義認同時，電影更以中國抗戰時的著名愛國歌曲「松花江上」作為指涉，讓片中的角色以原聲唱出這首歌曲，達成一種「發自肺腑之言」的歷史再現。另一以歌唱來敘述「真」歷史的例子則是使用日文歌改編的「梟馬

車之車」。這首歌被用來描繪獄中難友在訣別時互道珍重的真情，對歷史的建構，憑添許多渾厚的情懷，加強了敘史的修辭，也使得這部分的情景更加「真實」、懾人。

自《悲情城市》之後，使用歌曲來建塑歷史情境或情境中悲壯的激情已經成為一項重要敘史語彙。最近的《好男好女》（1995）、《超級大國民》（1996）和記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1995）分別使用了五〇年代在台灣左派革命陣營中相當重要的歌曲來再現當時革命的豪氣和悲情。《好男好女》和《我們為什麼不歌唱》都是以歌曲「我們為什麼不歌唱」開首和結尾。其建構五〇年代左派運動的企圖因此清楚地揭示出來。有趣的是，當我們仔細地看電影文本對這首歌的運用，則不難發現「原聲重現」的語彙相當突出。《好男好女》一開始便是記述鍾浩東、蔣碧玉一行人前往中國大陸參加抗日戰爭，影片安排這群民族革命的運動者，激昂地唱著當時的愛國歌曲，足踏祖國的土地，為民族革命事業貢獻青春。影片在經過迂迴的三段故事體（分別是彩色的梁靜與阿威這對現代男女的世界，黑白的戲中戲《好男好女》，彩色的電影排演）後，再以片頭收尾，重覆以片頭的敘事，來為這段歷史作結，強調這群愛國革命者不死的魂魄。



下文接第二十七版

類似的用法也在《我們為什麼不歌唱》中出現。影片一開便以蔣碧玉生前錄下的歌聲標示敘事的主旨。蔣「真人原聲」的呈現正是影片作為記錄片最好的身分證明。傳統記錄片以務「實」為本，著重對事實的披露，為歷史的不公、剝削和迫害做申訴。後者特別是政治記錄片的首要任務。對《我》片而言，做為第一部有關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的故事，讓當事者說出自己親身的遭遇無非是最直接的方式。雖然從電影美學和政治形式而言，這種方式不免會產生某些偏差，但對台灣歷史而言，將這些事件記錄下來，無非是最珍貴的寶藏，不僅為政治記錄片開啓新的方向。也為台灣電影增添了另類的空間。如同《好男好女》的結尾，《我》片在結束時，還是以「我們為什麼不歌唱」來再次強調那個年代及那些勇敢鬥士的集體悲情。唯獨使用的方式不同，不以蔣碧玉的歌聲，而以類似卡拉OK的形式，在影片上打出歌詞，再以劇外配音（extradiegetic sound），召喚觀眾一齊唱和，認同敘事企圖建構的民族和政治身分。

相較於《好男好女》和《我們為什麼不歌唱》，萬仁的新作《超級大國民》就以相當低度的方式來重現白色恐怖造成的傷害和人性在政治鬥爭中顯露的弱態。和台灣電影之前產生的政治影片不同處，是萬仁企圖以白色恐怖的歷史經驗來闡述一個可能更為普遍的人性題旨，即，在極權政治的迫害下，人性的尊貴處是否能維持不變？對道義的堅持是否能抵擋得住嚴刑拷打？因此，在這個大前題下，音樂的敘事功能是現時性的，以描繪主角的內心狀態為主。既是以心理狀態為主體，音樂的使用也偏向超越性（transcendental），非具體的表達方式。我們在片中所聽到的便是以古典音樂為主的抒情詩曲，而非慷慨激昂的革命進行曲。但進一步說，歷史的書寫仍然需要歷史的能指，才能完成某些歷史的「真實性」（authenticity）。雖然《超》片的意旨不在重現條例式的史實或是真人真事的再現，但是對於白色恐怖這個台灣歷史的幽靈，是需要某些直接的敘事，才能更深刻地進行鞭笞和指控。這點在電影最後終於出現。當林鴻在亂葬中為昔日難友及許多不知名的犧牲者點上蠟燭，安撫枉死孤魂之時，昔日政治受難者所熟悉的「安息歌」悄然地進入聲軌中，為斑駁的史痕重新畫漆，讓歷史的記憶重現。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松花江上」、「輓馬車之歌」、「安息歌」對三〇至五〇年代成長的台灣左派民族運動者來說，是代表當時進步政治的精神和時代的革命氣息。但當我們細察這些歌曲的背景和出處，他們全都不是台灣本島的產品。「



我」和「松」源自於大陸抗戰時期；「輓」則是改編自三〇年代的日本歌謠；而「安息歌」也是俄國民謠的改編曲。這裏產生的一個有趣問題是：什麼原因造成台灣土產的歌曲在革命運動中缺席？什麼原因讓赴死前的鍾浩東高唱代表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輓馬車之歌」？為什麼抗日的左派

烈士會以充滿軍國侵略寫意的歌曲來表現他從容就義的決心？這些問題似乎說明了反抗殖民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中，先天上所無法擺脫的弔詭。進一步言，似乎在五〇年代左派革命運動中，台灣的後殖民語境已然萌芽，與日後國民黨政權的統治進行不斷的抗爭。

安息歌

F調 4/4
沉思地

1 6 1 1 2 1 7 | 6 - 1 - | 2 2 2 2 1 6 | 3 - . - |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

1 3 3 3 3 6 | 2 . 1 3 - | 2 2 2 2 1 7 | 6 - . - |
你流著血照亮的路，指引我們向前走。

1 6 6 7 5 3 | 6 - 5 - | 6 3 2 3 6 | 1 - ? - |
你是民主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

1 6 1 3 6 | 5 . 2 3 - | 2 1 2 5 3 5 | 6 - . - |
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

1 6 1 1 2 1 7 | 6 - 1 - | 2 2 2 2 1 6 | 3 - . - |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

1 3 3 3 3 6 | 2 . 1 3 - | 2 2 2 2 1 7 | 6 - . - ||
你流著血照亮的路，我們繼續向前走。





禮盒大方送

買600送150

凡促銷期間於 **OK便利店**，購買禮盒滿600元，即送價值150元錄影帶折價券，多買多送，送完為止。



計60餘種禮盒

即日起至全省 **OK便利店**，憑錄影帶折價券一次購買 007系列錄影帶3卷，除再送您 007系列錄影帶1卷外，更可折價150元。

★★★獨享權利，值得您立刻擁有★★★

007



同屋三分親

同志家庭的可能性

文／李安妮



▲異性戀婚姻可以「合法」地生養小孩，同志卻連共組家庭的權力都未被認可。
(圖片提供／本報資料庫)

妳／你想要有個「家」嗎？

「家」，儘管其內涵可能千變萬化，每個人依自己的經驗對它的看法與想望也都不一，然而，在一般的想像中，仍以異性戀婚姻所建立的血緣關係為主要的構成景象：(丈夫)爸爸、(妻子)媽媽和小孩，缺了其中任何一個元素的家庭，往往被視為是不夠「完整」的，而它存在的合法性，則建基在各種為法律所承認並賦予各種權利保障與義務付出的關係之上。

隨著社會的變遷，單親家庭、頂客族、同居，已成為主流家庭外的另一種趨勢，人們也愈來愈能接受這些不符合傳統「美滿」、「道德」標準的家庭，但同性間的情愛關係卻仍受到極大的壓抑，「同志家庭」，無論在法律或社會文化等層面，仍遠遠超過被認可、甚至想像的界線之外。

同性間能不能結婚、組成家庭？「同志家庭」會是什麼樣子？2月24日在Locomotion・NCA(新文明同志成長團體)新春後的第一個聚會，針對「同志家庭」的主題，有個溫馨的心情分享。

「我們沒有權利選擇出生在那個家庭，但應該有權利決定要不要另組家庭？和誰組成家庭？組成怎樣的家庭？」主持人蘇榮的話恰好點出了在許多地區同志運動的重要目標之一——和性取向一樣，「自由結合」應該是基本人權，不容國家權力介入干涉。

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想要有同居或婚姻的關係，不過在場大多數的同志仍有著和親密愛侶共組家庭的憧憬，對他們而言，能找到願意無條件付出、在生活中彼此扶持、互相鼓勵的伴侶，是件幸福的事。

不過，這些約定共同生活的愛侶，卻必須面對多重的社會壓力，尤其是兩人長期單獨同住一屋簷下時，往往會招來他人對於兩人關係的猜測，也比較容易引致其他

親友的懷疑，對於尚未或尚未準備好對親友們Come Out的同志，總覺得風險頗大，或者得在生活的細節上「表演」些善意的謊言。

當然，也有不小心被識穿而順水推舟Come Out的，不過，未必都能幸運地獲得包容或諒解。害怕身份曝光，是許多同志朋友考慮組成「同志家庭」時的一大心理陰影。

同性組成家庭對生殖中心的異性戀家庭觀即是一大顛覆和挑戰，而同志們對家庭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並不止於此。對某些同志而言，家庭未必只能由兩個人組成，家庭的形式可以是多元的，兩個人以上的愛侶、親密的朋友都可以共組家庭，關係也可以是流動或開放的。事實上，現在已有同志朋友一起租賃房子，或找親密、友善的異性戀友人同住，不同的家庭圖像正以多樣的生活實踐彩繪著無限的可能性。

「同志家庭」之外，組成同志社區也是大家所嚮往的。美國舊金山同志自組社區，在生活、經濟上互相幫助，並集結成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是不少同志眼中的成功範例。

在台灣的現實環境，組織同志社區的困難不小，但小規模的實驗社區並非做不到。有同志提出，自己所住的地方，從房東到房客，全部都是同志，一些同志聽了之後立刻有了鮮點子，有人提議應該大家合租一棟大廈，有人則打趣說「新新公團運動」之後，該來個「同志新市鎮運動」，買塊地來蓋房子。天馬行空嗎？那可難說。

小孩，是「同志家庭」討論中的熱烈焦點。在異性戀婚姻的家庭中，小孩經常被視為是延續(男性)香火、或維繫夫妻感情的工具，有些夫妻則是因為家族壓力而被迫生育。對於「同志家庭」而言，雖然其組成的目的不在生育，也有選擇不生育或領養小孩的相對優勢，但如果想要有小孩的話，要走的「路」可能就倍加艱辛了。

除了評估自己是否有意願、能力撫養小孩外，令某些同志擔心的是，如何讓自己的小孩在異性戀的社會中不受到歧視，又如何讓孩子瞭解、接受自己與同性伴侶的關係。另外，也有人害怕自己的小孩是否也會成為同性戀，必須嚐盡自己走過的心酸路。

「其實，一個人是否成為同性戀或異性戀，與自己父母的性取向並無絕對的關係，而在「同志家庭」中成長的小孩，如果接受正確的概念，反而更能夠具備同理心包容不同性取向的人。」這位男同志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認同。

要檢討的，該是我們的教育體系。翻開國小課本，我們看到的總是和樂融融的異性戀家庭，「同志家庭」的可能性完全被抹煞。參加座談會的香港大學社會系講師周華山即提及，最近美國紐約市通過了兩本有關認識「同志家庭」的教材，告訴小孩原來有兩個「爸爸」或兩個「媽媽」，並沒有什麼不好或不對的。性取向多元平等的觀念，必須要落實在體制的基礎教育。

儘管以同志為中心的家庭已遍存世界各地，但「同志家庭」在法律上並未受到相對的承認。傳統的婚姻法，大多只允許異性戀一夫一妻式的家庭模式，即使在丹麥、挪威、瑞典等承認同志婚姻的國家中，對於同志伴侶的權益亦多所限制，如：不得領養小孩、不得藉人工生殖下一代、不得在教堂結婚等，許多地區的同志伴侶則因無婚姻權的保障，而無法享有異性戀家庭所有的財產繼承、社會福利或醫療保險等權益。

同志對小孩的領養權及監護權，經常因為社會對同志的誤解與歧視而被剝奪。基於恐同性戀情結，因為害怕同志的性取向會帶給小孩「不良」的影響，或將男同志扭曲為戀童癖者等等，種種以「愛護」小孩為由而將之與同志隔離的作法，層出不窮。

台灣同志團體曾於去年立法院修正民法親屬篇時，要求納入同志的婚姻權，但並未得到官方善意的回應。是否要落入「婚姻的圈套」，應由同志自己決定，但「同志結合」的合法性與相關權益的保障，卻不應受到差別對待。「同志家庭」，繼續加油！

▼同志自組社區，除在生活與經濟上互相幫助，並可集結成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圖片提供／赫赫叫劇場)



每週四晚上 7:30 - 9:30

★電影配樂欣賞講座

★九九九快報

★與電影有約

- 3/14 黎煥雄「華麗的光影對位 - 古典音樂在電影中的音樂史」
3/21 黎煥雄「綠色尖端新紀元 - 電影中的現代音樂世界音樂」
3/28 潘罡「電影配樂之未來趨勢」
費用：報名費 200 元、課程費 1400 元、單場 250 元
地址：耕莘文教基金會 北市辛亥路一段 24 號 6 樓
電話：365 - 5615

- 3/9 PM 2:00 實驗電影《等待月事的女人》簡偉斯
3/11 PM 7:30 紀錄短片《長槍直入》董振良
3/12 PM 7:30 金穗獎短片《荒野之狼》江邊
3/14 PM 7:30 實驗電影《等待月事的女人》簡偉斯
3/15 PM 7:30 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藍博洲、關曉榮
3/16 PM 2:00 紀錄短片《長槍直入》董振良
3/17 PM 2:00 金穗獎短片《荒野之狼》江邊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6 之 3 號二樓
電話：362 - 8608

★電影資料館八十五年度我愛國片縣市與校園巡迴展

- 台東師範學院 19:00
3/9 《董夫人》1968/ 黑白 / 99 分鐘 / 35mm
導演：唐書璇、演員：盧燕、喬宏等。
3/10 《熱帶魚》
3/11 《小城之春》1948/ 黑白 / 97 分鐘 / 導演：費穆

劇場藝術 萬蓓琳

★《台灣劇場對話》

- 3/13 羅北安(綠光劇團團長、紙風車兒童劇團監督)
「歌舞劇 - 歌 + 舞 + 語言 = 歌舞?」
3/20 閻鴻亞「導演的創作 - 談文本詮釋空間」
3/27 梁志民「台灣劇場生態面而觀」
4/3 黃英雄「一齣戲的誕生：劇本的創意從何來?」
4/10 田啓元「為誰演出? - 無法非相談戲劇創作」
4/17 陳梅毛「前衛劇場 - 導演手法與觀眾參與的相互關係」
4/24 邱安忱「挑戰禁忌：談做戲的材料」
5/1 陳立華「邁向國際性的劇團 - 方法與實務」
5/8 黃建業「劇場大眾化 - 如何推廣普及劇場」
地點：耕莘文教院 19:30

★ 1996 第三屆女性影像藝術展 - 女性、情慾與身體

徵求女性影像創作者作品參展。

活動時間：4/13 至 4/19 日。
徵件時間：即日起至三月底止。
地點：帝門藝術中心。
電話：02 - 7056550 陳儒修。
主辦：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黑白屋工作室、第三屆女性影像藝術籌備中心。

1996 第三屆女性影像藝術展，活動主題訂為「女性、情慾與身體」透過影展、裝置藝術與學術講座打開創作與對話的空間。主辦單位希望能夠提供女性影像工作者一個發表作品的空間，使影展能成為持續固定的資訊交流活動。最終目的則在於成立「女性影像藝術中心」，用以整理相關影像作品及對外發行事宜。該活動在四月十三日開幕當天將有小劇場表演，每天播放三部短片，十九日開放座談，邀請影片創作者、藝術家、評論者參與討論。參展作品目前已有來自丹麥、美國舊金山華裔女性獨立製片、香港、澳洲等地片源，國內部份仍持續開放徵求女性創作者作品，歡迎遠近和主辦單位聯繫。

★《新移民潮中出國伴讀的主婦媽媽》

離鄉背井，為的只是丈夫與兒女的前途？！別無選擇地從夫從子，移民澳洲主婦所面臨的各種生活實踐，又幾時在移民資訊中被見到？王美雲、金堅，兩位曾為異鄉客的女人，談及了移民媽媽長年獨自帶小孩的心酸、開塞的生活、寂寞的心情、以及安全感的缺乏。建立一套含有女性經驗的移民經驗，是刻不容緩的。

主講：王美雲(曾移民紐西蘭一年的生活實驗者)
金堅(東吳大學英文教師，旅居美國近二十年)

時間：3/16(六) 19:00 - 21:00

地點：女書店藝文區

電話：363 - 8244

★周明德《當浪漫的情愛像你(妳)走來》

戀愛、伴侶愛、奉獻愛、理性愛、歡愛、狂愛.....多元的愛情類型，多元的人性。為什麼感動的、關注的，總是電影或小說的某種情愛典型 - 讓情慾的空間更開放吧！

時間：3/12(二) 20:00 - 22:00

地點：同志人文藝術餐廳 Locomotion cafe

(台北市信義路四巷 19 巷 5 號 2 樓)

電話：706 - 6321

★《婦女的爱》系列廣播節目

「性愛預防基金籌備處」將九六年列為婦女與愛滋防治的重點年，因此於本年策畫了一系列的廣播節目，分別以婦女感染現況報導、女性的性需求、貞操是什麼、男女性觀念的差異、乃至婦女愛滋防治的死角等議題切入。

時間：每週三 10:20 - 11:20

頻道：FM 98.9 人人電台

電話：(02) 375 - 5413

表演藝術 賴淑雅

★台南魅登峰劇團《甜蜜家庭》

時間：3/10(晚 7:30) 地點：嘉義縣東石高中
p.s 這兩年流行把希臘悲劇再度搬上現代舞台。

《甜蜜家庭》是銀髮族版的《奧瑞斯提亞》，由臨界點的編導田啓元導演。

★《等待果陀上演》

時間：3/13、3/14 地點：B - SIDE

★針鋒相對劇場座談會《台灣民眾劇場在哪裡?》

時間：3/13(7:30pm)

地點：久久久消費合作社

p.s 小劇場界的不死魂環周易昌以及近年來幾乎與民眾劇場劃上等號的鐘喬，將針對台灣民眾戲劇的盲點與矛盾提出衝撞性的對話，歡迎加入激辯。

★《甜的？酸的？還是發臭的？》

時間：3/12(8:00pm)

地點：在地實驗工作室(778 - 9268)

p.s 台灣濕客陳梅毛要向你揭露 - 台灣劇場的三種味道和開久了的冷濕。

★3/9《台灣現代舞欣賞與加拿大舞蹈概況》林亞婷

3/15《舞蹈肢體美學觀的變革及其與觀眾之溝通》古明伸

3/16《舞蹈與多媒體運用》劉淑英

3/19《主題劇場在實驗什麼?》閻鴻亞

時間：8:00pm

地點：在地實驗工作室(778 - 9268)

音樂

張育章

3/8 (五)

★ Jeejay · 現場演唱

地點：久久久，21:30 - 23:30

Jeejay 是非律賓民塔那峨民衆劇場 Kaliwa 的成員，該團與當地之原住民有深厚的互動經驗，其音樂即是此一過程結晶。Jeejay 最近正在籌組女性劇場，現場將會與觀眾進行交流。

★ Delta · 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由一群在「海國」教樂器的老師組成的 Delta，走的是 Fusion 樂風，想要輕鬆一下不妨試試。

★ 外星人 & 瑪莉 + Nevermind · 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4:00

★ 週年慶 · 陳昇 + 黃連煜 ·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9 (六)

★ Wow - cow · 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 禁地 + 花生隊長 · 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 MIT 樂團 ·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10 (日)

★ 賽路路 + 迷幻幼稚園 · 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 狗毛 ·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13 (三)

★ 民歌老歌 · 現場演唱

表演者：詹仁肱

地點：Boogie，22:00 - 23:30

3/14 (四)

★ 黃小琥 ·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15 (五)

★ Delta · 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 外星人 & 瑪莉 + Nevermind · 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 狗毛 ·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16 (六)

★ 賽路路 · 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 禁地 + 花生隊長 · 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 MIT 樂團 ·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17 (日)

★ 賽路路 + 迷幻幼稚園 · 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 狗毛 ·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其他

萬蓓琳

★ 中國民居系列 李乾朗主講

3/12「福建民居」

3/19「皖南民居」

3/26「山西民居」

4/2「新疆民居」

地址：耕莘文教基金會 北市辛亥路一段 24 號 6 樓

費用：報名費 200 元、課程費 1400 元、車場 250 元

電話：365 - 5615

★ 台灣政治社會運動人物 II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主辦

3/14 廖文毅與台灣共和國

主講：張炎憲（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

地址：北市漢口街一段 1 號 6 樓

電話：712 - 2836

傳真：717 - 4593

★ 台灣人物與歷史講座系列

任何狂炫的
風流的
實惠的活動

萬萬不可不傳真

236 - 7674

Boogie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電話：(02)769 - 6817

Scum

地址：台北市通化街 87 號 B1
電話：(02)739 - 0858

Live A Go Go

地址：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 - 2733

久久久

地址：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6 之 3 號 2F
電話：(02)362 - 8608

浪的發春浪 · April 4, 5, 6
· 4月 4~6日

春天的發浪 · April 4, 5, 6
· 4月 4~6日

春天的發浪 · April 4, 5, 6
· 4月 4~6日

and more.

Spring Season 9. for Jimi
40 - 69 號。

我們在... 常設計 (logos) ...
Spring ... 運用各種絲器 ...
訴我們... 的名字, 電話, ... 以如何...
五... 現代表演的小劇團六...
家... 成者出售手工藝品的手工藝家們八...
品... 衣服、珠寶、玩具、古董、藝品、音樂等等的...
... 各種團體組織一環保的、社運的、音樂的、...

get ready.

